



魏書卷七十一

裴叔業傳

列傳第五十九

裴叔業

夏侯道遷

李元護

席法友

王世弼

江悅之

淳于誕

李苗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也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五代祖苞晉秦州刺史祖邕自河東居于襄陽父順宗兄叔寶仕蕭道成並有名位

叔業少有氣幹頗以將略自許仕蕭隋歷右軍將軍東中郎將諮議參軍蕭鸞見叔業而奇之謂之曰卿有如是志相何慮不大富貴深宜勉之鸞爲豫州引爲司馬帶陳留太守鸞輔政叔業常伏壯士數百人於建業及鸞廢昭文叔業率衆赴之鸞之自立也以叔業爲給事黃門侍郎封武昌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高祖南巡車駕次鍾離鸞拜叔業持節冠軍將軍徐州刺史以水軍入淮去王師數十里高祖令尚書郎中裴聿往與之語叔業盛飾左右服翫以夸聿曰我在南富貴正如此豈若卿彼之險陋也聿云伯父儀服誠爲美麗但恨不晝遊耳徙輔國將軍豫州刺史屯壽陽鸞死子寶卷自立遷叔業本將軍南兗州刺史會陳顯達圍建鄴叔業遣司馬李元護率軍赴寶卷其實應顯達也顯達敗而還叔業慮內難未已不願爲南兗以其去建鄴近受制於人寶卷嬖人茹

法珍王暄之等疑其有異去來者並云叔業北入叔業兄子植賜粲等棄母奔壽陽法珍等以其旣在疆場急則引魏力不能制且欲羈縻之白寶卷遣中書舍人裴長穆慰誘之許不復回換叔業雖云得停而憂懼不已遣親人馬文範以自安之計訪之於寶卷雍州刺史蕭衍曰天下之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立理雍州若能堅據襄陽輒當勦力自保若不爾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遣文範報曰羣小用事豈能及遠多遣人相代力所不辦少遣人又於事不足意計回惑自無所成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自然無患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二萬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也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地相處河南公寧復可得如此則南歸之望絕矣叔業沉疑未決遣信詣豫州刺史薛真度具訪人國可否之宜真度答書盛陳朝廷風化惟新之

美知卿非無欵心自不能早決捨南耳但恐臨迫而來便不獲多賞叔業遲遲數反真度亦遣使與相報復乃遣子芬之及兄女夫韋伯所奉表內附景明元年正月世宗詔曰叔業明敏秀發英欵早悟馳表送誠忠高振古宜加褒授以彰先覺可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豫雍雍徐司五州諸軍事征南將軍豫州刺史封蘭陵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又賜叔業璽書曰前後使返有勅想卿具一二寶卷昏狂日月滋甚虐遍宰輔暴加戚屬淫刑旣逞朝無孑遺國有瓦解之形家無自安之計卿兼茲智勇深懼禍萌翻然高舉去彼危亂朕興居在念深嘉乃勲前卽勅豫州緣邊諸鎮兵馬行往赴援楊大眼奚康生鐵馬五千星言卽路彭城王勰尚書令肅精卒十萬絡繹繼發將以長驅淮海電擊衝巫卿其并心勦力同斯大舉殊勲茂績職爾之由崇名厚秩非卿孰賞并有勅與州佐吏及彼土人士其有微功片效必加褒異軍未渡淮叔業病卒年六十三李元護席法友等推叔業兄子植監州事乃贈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諡忠武公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絹一千匹布五百匹蠟三百斤

子倩之字文聰仕蕭鸞爲隨郡王左常侍先卒子譚紹封

譚麤險好殺所乘牛馬爲小驚逸手自殺之然孝事諸叔盡於子道國祿歲入每以分贍世以此稱之世宗以譚及高皇后弟貞王肅子紹俱爲太子洗馬肅宗踐祚轉員外常侍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卒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諡曰敬

子測字伯源襲歷通直散騎侍郎天平中走於關西

倩之弟芬之字文馥長者好施篤愛諸弟仕蕭鸞歷位羽林監入國以父勲授通直散騎常侍上蔡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除廣平

內史固辭不拜轉輔國將軍東秦州刺史在州有清靜之稱入
為征虜將軍太中大夫徙封山在縣出為後將軍岐州刺史正光
末元志西討隴賊軍敗退守岐州為賊所圍城陷志與芬之並為
賊擒送於上邽為莫折念生所害贈平東將軍青州刺史
子涉字仲昇襲卒

子儁字襲武定中員外羽林監齊受禪爵例降

芬之弟簡之英之並早卒

英之弟藹之字幼重性輕率好琴書其內弟柳諧善鼓琴藹之師
諸而徵不及也歷通直散騎侍郎平東將軍安廣汝陽二郡太守
卒

叔業長兄子彥先少有志尚叔業以壽春入國彥先景明二年逃
遁歸魏朝廷嘉之除通直散騎常侍封雍丘縣開國子食邑三百

戶出為趙郡太守為政舉大綱而已正始中轉渤海相屬元愉作
逆徵兵郡縣彥先不從為愉執踰獄得免仍為沙門潛行至洛
愉平勅還郡延昌中卒時年六十一熙平中贈持節左將軍南青
州刺史謚曰惠恭

子約字元儉性頗剛鯁起家員外郎轉給事中永平中丹楊太守
後襲爵冀州大乘賊起勅為別將行渤海郡事後州軍為賊所敗
遂圍郡城城陷見害年三十六神龜中贈平原太守出帝時復贈
前將軍揚州刺史

長子英起武定末洛州刺史

英起弟威起卒於齊王開府中兵參軍年三十二贈鴻臚少卿
彥先弟絢揚州治中時揚州霖雨水入州城刺史李崇居於城上
繫舩憑焉絢率城南民數千家沈舟南走避水高原謂崇還北遂

與別駕鄭祖起等送子十四人於蕭衍自號豫州刺史衍將馬仙
理遣軍赴之崇聞絢反未測虛實乃遣國侍郎韓萬興單舸召之
絢聞崇在悵然驚恨報崇曰比因大水蹙蹙不免羣情所逼推爲
盟首今大計已爾勢不可追恐民非公民吏非公吏願早行無犯
將士崇遣從弟寧朔將軍神丹陽大守謝靈寶勒水軍討絢絢率
衆逆戰神等大破之斬其將帥十餘人絢衆奔營神乘勝剋柵衆
皆潰散絢匹馬單逃爲林民所獲至尉升湖絢曰吾爲人吏反而
見擒有何面目得視公也投水而死并鄭祖起等皆斬之

植字文遠叔業兄叔寶子也少而好學覽綜經史尤長釋典善談
理義仕蕭寶卷以軍勲至長水校尉隨叔業在壽春叔業卒寮佐
同謀者多推司馬李元護監州一二日謀不決定唯席法友柳玄
達楊令寶等數人慮元護非其鄉曲恐有異志共舉植監州祕叔

業喪問教命處分皆出於植於是開門納國軍城庫管籥悉付康
生詔以植爲征虜將軍兗州刺史崇義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尋進
號平東將軍入爲大鴻臚卿後以長子昕南叛有司處之大辟詔
曰植闔門歸欵子昕愚昧爲人誘陷雖刑書有常理宜矜恤可特
恕其罪以表勲誠尋除揚州大中正出爲安東將軍瀛州刺史罷
州復除大鴻臚卿遷度支尚書加金紫光祿大夫植性非柱石所
爲無恒兗州還也表請解官隱於嵩山世宗不許深以爲怪然公
私集論自言人門不後王肅怏怏朝廷處之不高及爲尚書志意
頗滿欲以政事爲己任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辭氣激
揚見於言色入參議論時對衆官面有譏毀又表毀征南將軍田
益宗言華夷異類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率多侵侮皆此類也侍
中于忠黃門元昭覽之切齒寢而不奏會韋伯昕告植欲謀廢黜

尚書又奏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達云受植旨詐稱被詔率合部
曲欲圖領軍于忠臣等窮治辭不伏引然衆證明晒案律在邊合
率部衆不滿百人以下身猶尚斬況仲達公然在京稱詔聚衆誼
惑都邑駭動人情量其本意不可測度按詐僞律詐稱制者死今
依衆證處仲達人死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崇義縣開國侯裴植身
居納言之任爲禁司大臣仲達又稱其姓名募集人衆雖名仲達
切讓無忿懼之心衆證雖不見植皆言仲達爲植所使召仲達責
問而不告列推論情狀不同之理不可分明不得同之常獄有所
降減計同仲達處植死刑又植親率城衆附從王化依律上議唯
恩裁處詔曰凶謀旣爾罪不合恕雖有歸化之誠無容上議亦不
須待秋分也時于忠專擅朝權旣構成其禍又矯爲此詔朝野怨
之臨終神志自若遺令子弟命盡之後翦落鬚髮被以法服以沙

門禮墓于嵩高之陰年五十初植與僕射郭祚都水使者韋儁等
同時見害於後祚儁事雪加贈而植追復封爵而已植故吏渤海
刁冲上疏訟之於是贈植征南將軍尚書僕射揚州刺史乃改葬
植母夏侯道遷之姊也性甚剛峻於諸子皆如嚴君長成之後非
衣帽不見小有罪過必束帶伏閣經五三日乃引見之督以嚴訓
唯少子衍得以常服見之旦夕温清植在瀛州也其母年踰七十
以身爲婢自施三寶布衣麻菲手執箕箒於沙門寺洒掃植弟瑜
粲衍並亦奴僕之服泣涕而從有感道俗諸子各以布帛數百贖
免其母於是出家爲比丘尼入嵩高積歲乃還家植雖自州送祿
奉母及贍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爨一門數竈蓋亦染江南之
俗也植母旣老身又長嫡其臨州也妻子隨去分違數歲論者譏
焉

子煥字道則襲爵

植弟颺壯果有謀略常隨叔業征伐以軍功爲寶卷驍騎將軍叔業之歸誠也遣颺率軍於外外以討蠻楚爲名內實備寶卷之衆景明初以颺爲輔國將軍南司州刺史擬戍義陽封義安縣開國伯邑千戶詔令未至爲賊所殺贈冠軍將軍進爵縣侯餘如故世宗以颺勲効未立而卒其子炯不得襲封肅宗初炯行貨於執事乃封城平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

炯字休光小字黃頭頗有文學善事權門領軍元叉納其金帛除鎮遠將軍散騎侍郎楊州大中正進伯爲侯改封高城縣增邑一千戶尋兼尚書右丞出爲東郡太守孝昌三年爲城民所害贈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青州刺史開國如故諡曰簡子斌襲武定中廣州長流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颺弟瑜字文琬初拜通直散騎常侍封下密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尋試守滎陽郡坐虎暴殺人免官後徙封灌津子卒於渤海太守年四十五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諡曰定

子堪字靈淵襲爵歷尚書郎與和中坐事死爵除

瑜弟粲字文亮景明初賜爵舒縣子沉重善風儀頗以驕豪爲失

歷正平恒農二郡太守高陽王雍曾以事屬粲粲不從雍甚爲恨後因九日馬射勅畿內太守皆赴京師雍時爲州牧粲往修謁雍含怒待之粲神情閑邁舉止抑揚雍目之不覺解顏及坐定謂粲曰相愛舉動可更爲一行粲便下席爲行從容而出坐事免官後世宗聞粲善自擿置欲觀其風度忽令傳詔就家急召之須臾之間使者相屬合家恒懼不測所以粲更恬然神色不變世宗歎異之時僕射高肇以外戚之貴勢傾一時朝士見者咸望塵拜謁粲

侯肇惟長揖而已及還家人尤責之粲曰何可自同凡俗也又曾詣清河王懌下車始進便屬暴雨粲容步舒雅不以露濡改節懌乃令人持蓋覆之歎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性好釋學親升講座雖持義未精而風韻可重但不涉經史終為知音所輕世宗末除前將軍太中大夫揚州大中正遷安南將軍中書令肅宗釋奠以為侍講轉金紫光祿大夫後元顥入洛以粲為西兗州刺史尋為濮陽太守崔巨倫所逐棄州入嵩高山前廢帝初徵為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復為中書令後正月晦帝出臨洛濱粲起於御前再拜曰今年還節美聖駕出遊臣幸參陪從豫奉醺樂不勝忻戴敢上壽酒帝曰昔歲北海人朝暫竊神器具聞爾日卿戒之以酒今欲使我飲何異於往情粲曰北海志在沉湎故諫其所失陛下齊聖溫克臣敢獻微誠帝曰實乃寡德甚愧來譽仍為命酌出帝

出為驃騎大將軍膠州刺史屬時亢旱士民勸令禱於海神粲憚違衆心乃為祈請直據胡床舉杯而言曰僕白君左右云前後例皆拜謁粲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而致禮海神也卒不肯拜時青州叛賊耿翔受蕭衍假署寇亂三齊粲唯高談虛論不事防禦之術翔乘其無備掩襲州城左右白言賊至粲云豈有此理左右又言已入州門粲乃徐云耿王可引上廳事自餘部衆且付城外其不達時變如此尋為翔所害送首蕭衍時年六十五

子含字文若員外散騎侍郎

粲弟衍字文舒學識優於諸兄才行亦過之事親以孝聞兼有將略仕蕭寶卷至陰平太守景明二年始得歸國授通直郎衍欲辭朝命請隱嵩高乃上表曰臣幸乘昌運得奉盛化沐藉炎風餐佩

唐德於生於運已溢已榮但攝性乖和恒苦虛弱比風露增加精
形侵耗小人愚懷有願閑養伏見嵩岑極天苞育名草修生救疾
多遊此岫臣質無靈分性乖山水非敢追踵輕舉髣髴高蹤誠希
藥此沉痾全養稟氣耳若所療微痊庶偶影風雲永歌至德荷衣
葛屨裁營已整搖策納屣便陟山途謹附陳聞乞垂昭許詔曰知
但治缺古風有愧山客耳既志往難裁豈容有抑便從來請世宗
之末衍稍以出山干祿執事肅宗除散騎侍郎行河內郡事尋除
建興太守轉河內太守加征虜將軍遭母憂解任衍歷二郡廉貞
寡欲善撫百姓民吏追思之孝昌初蕭衍遣將曹敬宗寇荊州山
蠻應之大路斷絕都督崔暹率數萬之衆盤桓魯陽不能前討荆
州危急朝廷憂之詔衍爲別將假前將軍與恒農太守王羆率軍

一萬出武關以救荊州賊逆戰於淅陽衍大破之賊逆退走荊州
圍解除使持節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假安東將軍北道都督鎮鄴
西之武城封安陽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
潛圖叛逆衍覺其有異密表陳之尋而鑒所部別將嵇宗馳驛告
變乃詔衍與都督源子邕李神軌等討鑒平之除撫軍將軍相州
刺史假鎮北將軍北道大都督進封臨汝縣開國公增邑千二百
戶常侍如故仍詔衍與子邕北討葛榮軍次陽平之東北漳曲賊
來拒戰衍軍敗見害朝野人情莫不駭惋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
司空相州刺史
子嵩襲武定中河內太守齊受禪爵例降又天水冀人尹挺仕肅
鸞以軍勲至陳郡太守遂與叔業參謀歸誠景明初除輔國將軍
南司州刺史擬戍義陽亦封宋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轉寇軍將

軍東郡太守未拜而卒賜布帛一百匹贈本將軍涇州刺史

子循歷太原太守

循弟彖饒安令遼西太守兄弟皆有政事才時河東南解人柳玄達頗涉經史仕蕭鸞歷諸王參軍與叔業姻婭周旋叔業之鎮壽春委以管記及叔業之被猜疑將謀獻效玄達贊成其計前後表啟皆玄達之詞景明初除輔國將軍司徒諮議參軍封南頓縣開國子邑二百戶二年秋卒時年四十三後改封夏陽縣邑戶如先玄達曾著大夫論備陳叔業背逆歸順契闊危難之旨又著喪服論約而易尋文多不錄

子絺襲武定中東太原太守齊受禪爵例降

絺弟遠字季雲性麤疎無拘檢時人或謂之柳瘴好彈琴耽酒時有文賦為蕭宗挽郎出帝初除儀同開府參軍事放情琴酒之間

每出返家人或問有何消息答云無所聞縱聞亦不解元象二年客遊項城遇患卒時年四十

玄達弟玄瑜景明初除正員郎轉鎮南大將軍開府從事中郎帶汝陰太守延昌二年卒年五十五

子諧頗有文學善鼓琴以新聲手藝京師士子翕然從學除著作佐郎建義初於河陰遇害時年二十六又武都人楊令寶有膂力善射仕蕭鸞數為小將征戰著效至譙郡太守遂參叔業歸誠之謀景明初除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擬戍淮陰封甯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在淮南征戰累著勞捷徵拜冠軍將軍試守京兆內史卒追封邵陵縣開國子邑二百戶賜帛二百匹贈征虜將軍華州刺史

子彪襲爵永熙中征虜將軍中散大夫齊受禪例降

令寶弟令仁亦隨令寶立效前將軍汝南內史又京兆杜陵人韋伯昕學尚有壯氣自以才智優於裴植常輕之植疾之如讎卽彥先之妹婿也叔業以其有大志故遣送子芬之爲質景明初封雲陽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拜南陽太守數歲坐事免久之拜員外散騎常侍加中壘將軍延昌末告尚書裴植謀爲廢黜植坐死後百餘日伯昕亦病卒臨亡見植爲祟口云裴尚書死不獨見由何以見怒也其叔業爪牙心膂所寄者裴智淵左中郎將封浚儀縣王昊左軍將軍封南汝陰縣趙革右中郎將封西宋縣並開國男食邑各二百戶李道真右軍將軍封睢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胡文盛右軍將軍封剛陽縣魏承祖右軍將軍封平春縣並開國子食邑各三百戶

承祖廣陵寒人也依隨叔業爲趨走左右壯健善事人叔業待之甚厚及出爲州以爲防閑善撫士卒兼有將用自景明以後常爲統軍南北征伐累有戰功歷太原太守至光祿大夫安南將軍蕭衍遣將圍義陽士民應之三關旣陷州城時甚縣急以承祖持節行撫軍將軍率師討之大破賊衆解義陽之圍還復三關遂爲名將終於并州刺史衣冠之士預叔業勲者安定皇甫光北地梁祐清河崔高客天水閻慶胤河東柳僧習等

光美鬚髯善言笑仕蕭鸞以軍勲至右軍將軍入國爲輔國將軍假南兗州刺史卒於渤海太守

兄椿齡薛安都壻也隨安都於彭城內附歷位司徒諮議岐州刺史光未入朝而椿齡先卒

椿齡子璋鄉郡相

璋弟瑒爲司徒胡國珍所拔自太尉記室超遷吏部郎性貪婪多

所受納鬻賣吏官皆有定價後以丞相高陽王雍之婿超拜持節
冠軍將軍豫州刺史為政殘暴百姓患之罷州後仍遇風病久之
除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太昌初卒年五十八贈衛大將軍尚書左
僕射雍州刺史

子長卿司州主簿祕書郎中太尉司馬

祐叔業之從姑子也好學便弓馬隨叔業征伐身被五十餘創景
明初拜右軍將軍賜爵山桑子出為北地太守清身率下甚有治
稱歷驍騎將軍太中大夫右將軍從容風雅好為詩詠常與朝廷
名賢汎舟洛水以詩酒自娛遷光祿大夫加北平將軍端然養志
不歷權門出為平西將軍京兆內史當世歎其抑屈卒官贈本將
軍涇州刺史

高容博學善文札美風流景明初拜散騎侍郎出為揚州開府掾
帶陳留太守卒官

慶胤父汪參薛安都平北將軍事安都入國聽汪還南慶胤博識
洽聞善於談論聽其言說不覺忘疲景明初為李元談輔國府司
馬卒於敷城太守

僧習善隸書敏於當世景明初為裴植征虜府司馬稍遷北地太
守為政寬平氏羌悅愛肅宗時至太中大夫加前將軍出為潁川
太守卒官

夏侯道遷譙國人少有志操年十七父母為結婚韋氏道遷云欲
懷四方之志不願取婦家人咸謂戲言及至婚日求覓不知所在
於後訪問乃云逃入益州仕蕭鸞以軍勳稍遷至前軍將軍輔國
將軍隨裴叔業至壽春為南譙太守兩家雖為姻好而親情不協
遂單騎歸國拜驍騎將軍隨王肅至壽春遣道遷守合肥肅薨道

遷棄戍南叛會蕭衍以莊丘黑爲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鎮南鄭黑請道遷爲長史帶漢中郡會黑死衍以王鎮國爲刺史未至而道遷陰圖歸順先是仇池鎮將楊靈珍阻兵反叛戰敗南奔衍以靈珍爲征虜將軍假武都王助戍漢中有部曲六百餘人道遷憚之衍時又遣其左右吳公之等十餘人使南鄭道遷乃僞會使者請靈珍父子靈珍疑而不赴道遷乃殺使者五人馳擊靈珍斬其父子并送使者五首於京師江悅之等推道遷爲持節冠軍將軍梁秦二州刺史道遷表曰臣聞知機其神趨利如響臣雖不武敢忘機利伏惟陛下澤被區宇德濟蒼生八表同忻品物咸賴臣頃亡蟻賊匹馬歸闕自斯搏噬罄竭丹款但中於壽陽橫爲韋纘所諉理之曲直並是楊集朗王秉所悉臣實愚短豈能自安便逃竄江吳苟存視息蕭衍梁州刺史莊丘黑與臣早舊申臣爲長史值黑亡歿專任天時素願機會在茲遇武興私署侍郎鄭洛生來此臣卽披露誠款與其共契機要報武興王楊紹先并其中叔集起等請其遣軍以爲腹背卽遣左天長由寒山路馳啟復會通直散騎常侍臣集朗還至武興臣聞其至知事必剋集朗果遣鄭右留使至臣間密參機舉會有蕭衍使人吳公之至知臣懷誠將歸大化遂與府司馬嚴思臧恭典籤吳宗肅王勝等共楊靈珍父子密相構結期當取臣臣幸先覺悉得戮思恭等臣卽遣鄭猥馳告集朗急求軍援而武興軍未到之間蕭衍白馬戍主尹天寶不識天命固執愚迷乃率部曲驅掠民丁敢爲不逞臣卽遣軍主江悅之率諸軍主席靈坦龐樹等領義勇應時討撲而樹銳氣難裁違悅之節度輕進失脫天寶因此直到南鄭重圍州城梁秦士庶僉云危棘以義逼臣勸爲刺史須藉此威鎮靖內外臣赤誠奉國苟

取濟事輒捐小跡且從權宜假當州位重遣皇甫選由斜谷道以
事啟聞臣卽親率士卒四日三夜交鋒苦戰武興之軍乘虛躡後
天寶兇徒因宵烏散進旣摧破退失巢穴潛捨軍衆依山傍險突
入白馬集朗與二弟躬擐甲胄率其所領登卽擒斬戍內戶口卽
放還民斯由皇威遐振罪人授首凶狡時殄公私慶快非但梁秦
竭力寔關集朗赴接之機臣前已遣軍主杜法先還洵陽構合徒
黨誘結鄉落令晉壽土豪王僧承王文粲等還至西關共興大義
當令庸蜀虛弱楚鄧懸危開拓九區掃清六合形要之利在於此
時進趣之略願速處分臣以愚陋猥當推舉事定之後便卽束身
馳歸天闕但物情草創猶有參差蕭衍魏興太守范珣安康太守
范泌共前巴西太守姜脩屯聚川東尚規舉斧登遣討襲具於別
啟集朗兄弟並議曰臣往日歸誠誓盡心力超蒙榮獎灰殞匪報

但留臣權相綏獎須得撲滅珣等便卽首路伏願聖慈特垂鑒照
謹遣兼長史臣張天亮奉表略聞詔曰得表聞之將軍前識機運
已投誠欵而中途猜間致有播越復翻然風返建茲殊效忠貫古
烈義動遐邇漢鄭旣開勢翦庸蜀混同之略方自斯始擒凶掃惡
何快如之想餘黨悉平西南清盪經筭淹朔當有劬勞所請軍宜
別勅一二又賜道遷璽書曰得表具誠節之懷卿忠義夙挺期委
自昔中有事因以致乖舛知能乘機豹變翻然改圖獎率同心萬
里投順遠舉漢中爲開蜀之始洪規茂略深有嘉焉今授卿持節
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豐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并同義
諸人尋有別授王師數道絡繹電邁遣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征
梁漢諸軍事鎮西將軍尚書邢巒指授節度卿其善建殊效稱朕
意焉道遷表受平南常侍而辭豫州豐縣侯引裴叔業公曾爲例

世宗不許道遷自南鄭來朝京師引見於太極東堂免冠徒跣謝曰比在壽春遭韋纘之酷申控無所致此猖狂是段之來希酬昔遇勲微恩重有覲心顏世宗曰卿建爲山之功一匱之玷何足謝也道遷以賞報爲微逡巡不拜詔曰道遷至止旣淹未恭州封可勅吏部速令召拜道遷拜日詔給百五十人供尋改封濮陽縣開國侯邑戶如先歲餘頻表解州世宗許之除南兗州大中正不拜道遷雖學不淵洽而歷覽書史閑習尺牘札翰往還甚有意理好言宴務口實京師珍羞罔不畢有於京城之西水次之地大起園池植列蔬果延致秀彥時往遊適妓妾十餘常自娛樂國秩歲入三千餘匹專供酒饌不營家產每誦孔融詩曰坐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餘非吾事也識者多之出爲散騎常侍平西將軍華州刺史轉安東將軍瀛州刺史常侍如故爲政清嚴善禁盜賊熙平年

病卒年六十九贈撫軍將軍雍州刺史贈帛五百匹謚曰明侯初道遷以拔漢中歸誠本由王頽興之計求分邑戶五百封之世宗不許靈太后臨朝道遷重求分封太后大奇其意議欲更以三百戶封頽興會卒遂寢道遷不娉正室唯有庶子數人

此傳宋刻前後顛倒案北雍本改正

長子夔

宋本作史下放此

字元廷歷前軍將軍鎮遠將軍南兗州大中正夔性好

酒居喪不戚醇醪肥鮮不離於口沽買飲噉多所費用父時田園貨賣略盡人間債負數猶千餘匹穀食至常不足弟妹不免飢寒初道遷知夔好酒不欲傳授國封夔未亡前忽夢見征虜將軍房世寶來至其家直上廳事與其父坐屏人密言夔心驚懼謂人曰世寶至官間必擊我也尋有人至云官呼郎隨召卽去遣左右杖之二百不勝楚痛大叫良久乃寤流汗徹於寢具至明前涼城太守趙卓詣之見其衣濕謂夔曰卿昨夕當大飲溺衣如此夔乃具

陳所夢先是旬餘祕書監鄭道昭暴病卒夫聞謂卓曰人生何常唯當縱飲耳於是昏酣遂甚夢後二日不能言針之乃得語而猶虛劣其從兄奧等並營視之皆言危而獲振俄而心悶旋轉而死爲洗浴者視其尸體大有杖處青赤隱起二百下許贈鉅鹿太守初夫與南人辛謙庾道江文遙等終日遊聚酣飲之際恒相謂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之間耳脫有先亡者當於良辰美景靈前飲宴儻或有知庶共歡饗及夫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夫靈前酌飲時日晚天陰室中微闇咸見夫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時執杯酒似若獻酬但無語耳時夫家客雍僧明心有畏恐披簾欲出便卽僵仆狀若被歐夫從兄欣宗云今是節日諸人憶弟疇昔之言故來共飲僧明何罪而被瞋責僧明便寤而欣宗鬼語如夫平生并怒家人皆得其罪又發獲陰私竊盜咸有

次緒夫妻裴植女也與道遷諸妾不穆訟聞徹于公庭

子籍年十餘歲襲祖封已數年而夫弟脊等言其眇目癩疾不任承繼自以與夫同庶已應紹襲尚書奏籍承封元象中平東將軍太中大夫齊受禪例降

奧道遷兄子也位至咸陽太守

李元護遼東襄平人八世祖胤晉司徒廣陸侯胤子順璠及孫沈志皆有名宦沈孫根慕容寶中書監棋于後智等隨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數世無名位三齊豪門多輕之元護以國家平齊後隨父懷慶南奔身長八尺美鬚髯少有武力仕蕭道成歷官馬頭太守後軍將軍龍驤將軍雖以將用自達然亦頗覽文史習於簡牘高祖至鍾離元護時在城中爲蕭鸞徐州刺史蕭惠休奉使詣軍高祖見而善之後爲裴叔業司馬帶汝陰太守叔業歸順元護贊

同其謀及叔業疾病外內阻貳元護督率上下以俟援軍壽春剋定元護頗有力焉景明初以元護爲輔國將軍齊州刺史廣饒縣開國伯食邑一千戶便道述職其年入朝尋以州民柳世明圖爲不軌元護馳還歷城至卽擒殄誅戮所加微爲濫酷值州內飢儉民人困弊志存隱恤表請賑貸蠲其賦役但多有部曲時爲侵擾城邑苦之故不得爲良刺史也三年夏卒年五十一病前月餘京師無故傳其凶問又城外送客亭柱有人書曰李齊州死綱佐餞別者見而拭之後復如此元護妾妓十餘聲色自縱情慾旣甚支骨消削鬚長二尺一時落盡贈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元護爲齊州經拜舊墓巡省故宅饗賜村老莫不欣暢及將亡謂左右曰吾嘗以方伯簿伍至青州士女屬目若喪過東陽不可不好設儀衛哭泣盡哀令觀者改容也家人遵其誠

子會襲正始中降爵爲子邑五百戶延昌中除宣威將軍給事中會頑駛好酒其妻南陽太守清河房伯玉女也甚有姿色會不答之房乃通於其弟機因會飲醉殺之

子景宣襲天平中除給事中齊受禪例降機與房遂如夫婦積十餘年房氏色衰乃更婚娶

元護弟靜景明初以歸誠勲拜前將軍性甚貪忍兄亡未歛便剝脫諸妓服玩及餘財物歷齊州內史天水太守

靜子鉉羽林監

元護從叔恤卒於東代郡太守

子曠之

席法友安定人也祖父南奔法友仕蕭鸞以膂力自効軍勲稍遷至安豐新蔡二郡太守建安戊主蕭寶卷遣胡景略代之法友遂

留壽春與叔業同謀歸國景明初拜冠軍將軍豫州刺史苞信縣開國伯食邑千戶始叔業卒後法友與裴植追成叔業志淮南剋定法友有力焉尋轉冠軍將軍華州刺史未拜改授并州刺史歲餘代還蕭衍遣將楊公則寇揚州假法友征虜將軍以討之法友未至而公則敗走後假法友前將軍持節爲別將出淮南欲解胸山之圍法友始渡淮而胸山敗沒遂停散十年恬靜自處不競勢利世宗末以本將軍除濟州刺史在州廉和著稱又徙封乘氏肅宗初拜光祿大夫熙平二年卒贈平西將軍秦州刺史贈帛三百匹謚襄侯

子景通襲善事元又兼以貨賂又父繼繼爲司空引景通爲掾後加右軍將軍鎮軍將軍卒官贈輔國將軍衛尉少卿子鷗襲永安末尚書郎走關西

王世弼京兆霸城人也劉裕滅姚泓其祖父從裕南遷世弼身長七尺八寸魁岸有壯氣善草隸書好愛墳典仕蕭鸞以軍勲至游擊將軍爲軍主助成壽春遂與叔業同謀歸誠景明初除冠軍將軍南徐州刺史擬成鍾離懸封慎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後以本將軍除東徐州刺史治任於刑爲民所怨有受納之響歲餘爲御史中尉李平所彈會赦免久之拜太中大夫加征虜將軍尋以本將軍出爲河北太守治有清稱轉渤海相尋遷中山內史加平北將軍直閣元羅領軍又弟也曾行過中山謂世弼曰一州刺史翻復爲郡亦當恨恨耳世弼曰儀同之號起自鄧騭平北爲郡始在下官正光元年卒官贈本將軍豫州刺史謚曰康

長子會汝陽太守

次子由字茂道好學有文才尤善草隸性方原有名士之風又工

摹畫爲時人所服歷給事中尚書郎東萊太守罷郡後寓居潁川天平初元洪威構逆大軍攻討爲亂兵所害時年四十三名流悼惜之

江悅之字彥和濟陽考城人也七世祖統晉散騎常侍劉淵石勒之亂南徙渡江祖興之父範之並爲劉裕所誅悅之少孤仕劉駿歷諸王參軍好兵書有將略善待士有部曲數百人蕭道成初以悅之爲荊州征西府中兵參軍領臺軍主遷屯騎校尉轉後軍將軍部曲稍衆千有餘人蕭贖遣戍漢中就遷輔國將軍蕭衍初劉季連據蜀反叛悅之率部曲及梁秦之衆討滅之以功進號冠軍將軍武興氏破白馬進圖南鄭悅之率軍拒戰大破氏衆還復白馬衍秦梁二州刺史莊丘黑死夏侯道遷與悅之及龐樹軍主李忻榮張元亮士孫天與等謀以梁州內附旣殺蕭衍使者及楊靈

珍衍華陽太守尹天寶率衆向州城悅之與樹忻榮勒衆逆戰爲天寶所敗遂圍南鄭戰經四日衆心危沮咸懷離貳悅之盡以家財散賞士卒身當矢刃晝夜督戰會武興軍至天寶敗走道遷之克全勲款悅之實有力焉正始二年與夏道遷俱至洛陽尋卒年六十一贈輔國將軍梁州刺史追封安平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論曰莊悅之二子文遙文遠

文遙少有大度輕財好士士多歸之道遷之圖楊靈珍也文遙奮劍請行遂手斬靈珍正始二年除步兵校尉遭父憂解官永平初襲封拜前軍出爲咸陽太守勤於禮接終日坐廳事至者見之假以恩顏屏人密問於是民所疾苦大盜姓名姦猾吏長無不知悉郡中震肅姦劫息止治爲雍州諸郡之最徵拜驍騎將軍輔國將軍進號征虜將軍肅宗初拜平原太守在郡六年政理如在咸陽

遷後將軍安州刺史文遙善於綏納其得物情時杜洛周葛榮等相繼叛逆自幽燕已南悉皆淪陷唯文遙介在羣賊之外孤城獨守鳩集荒餘且耕且戰百姓皆樂爲用建義元年七月遘疾卒於州年五十五長史許思祖等以文遙遺愛在民復推其子果行州事既攝州任乃遣使奉表莊帝嘉之除果通直散騎侍郎假節龍驤將軍行安州事當州都督既而賊勢轉盛臺援不接果以阻隔疆寇內徙無由乃携諸弟并率城民東奔高麗太平中詔高麗送果等元象中乃得還朝

果弟昴武定三年襲爵齊受禪例降

文遠善騎射勇於攻戰以軍勲致效自給事中稍遷中散大夫龍驤將軍

龐樹南安人世宗追錄謀勲封其子景亮襄邑縣開國男食邑二

百戶

李忻榮漢中人與樹俱擊天寶同時戰歿封其子建爲清水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戶

張元亮漢中人便弓馬善戰鬪以勲封撫夷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戶拜東萊太守入爲平遠將軍左中郎將遷中散大夫加龍驤將軍卒贈左將軍巴州刺史

士孫天與扶風人以勲封莫西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拜武功太守又襄陽羅道珍北海王安世賴川辛謀漢中姜永等皆參其勲末

道珍除齊州東平原相有治稱卒於鎮遠將軍屯騎校尉

安世苻堅丞相王猛之玄孫也歷涉書傳敏於人間自羽林監稍遷安西將軍北華州刺史卒贈本將軍梁州刺史

謀魏衛尉辛毗之後有文學歷步兵校尉濮陽上黨二郡太守卒
贈征虜將軍梁州刺史

子儒之濟州司馬

永善彈琴有文學員外郎梁州別駕漢中太守

永弟漾亦善士性亦至孝為漢中所歎服元羅之陷也永入於建
鄴遂死焉時有潁川庾遵者亦與道遷俱入國雖不參謀亦為奇
士歷覽史傳善草隸書輕財重義仕蕭衍右中郎將助成漢中及
至洛陽環堵頽廬多與傅秀交舊積二十餘歲殊無宦情正光中
乃除幽州左將軍府主簿饒安令罷縣後仍客遊齊魯之間天平
中卒於青州時有皇甫微字子玄安定朝那人仕蕭衍歷諸王參
軍郡守及道遷之入國也微亦因地內屬微妻即道遷之兄女道
遷列上勲書欲以微為元謀微曰創謀之始本不關預雖貪榮賞

實內愧於心遂拒而不許後刺史羊祉表授征虜府司馬卒官

子和武定末司空司馬

和弟亮儀曹郎中

淳于誕字靈遠其先太山博人後世居於蜀漢或家安國之桓陵
縣父興宗蕭贖南安太守誕年十二隨父向揚州父於路為羣盜
所害誕雖童稚而哀感奮發傾資結客旬朔之內遂得復讎由是
州里歎異之贖益州刺史劉俊召為主簿蕭衍除步兵校尉景明
中自漢中歸國既達京師陳伐蜀之計世宗嘉納之延昌末王師
大舉除驍騎將軍假冠軍將軍都督別部司馬領鄉導統軍誕不
願先受榮爵乃固讓實官止參戎號及奉辭之日詔遣主書趙桃
弓宣旨勞勉若克成都即以益州許之師次晉壽蜀人大震屬世
宗晏駕不果而還後以客例起家除羽林監蕭衍遣將張齊攻圍

益州詔誕爲統軍與刺史傅豎眼赴援事寧還朝正光中秦隴反
叛詔誕爲西南道軍司假冠軍將軍別將從子午南出斜谷趣建
安與行臺魏子建共參經略時衍益州刺史蕭淵猷遣將樊文熾
蕭世澄等率衆數萬圍小劍戍益州刺史邴虬令子建拒之因轉
營爲文熾所掩統軍胡小虎崔珍寶並見俘執子建遣誕助討之
誕勒兵馳赴相對月餘未能摧殄文熾軍行之谷東峰名龍鬚山
置柵其上以防歸路誕以賊衆難可角力乃密募壯士二百餘人
今夜登山攻其柵及時火赴煙焰漲天賊以還途不守連營震怖
誕率諸軍鳴鼓攻擊文熾大敗俘斬萬計擒世澄等十一人文熾
爲元帥先走獲免孝昌初子建以誕行華陽郡帶白馬戍二年復
以誕行巴州刺史三年朝議以梁州安康郡阻帶江山要害之所
分置東梁州仍以誕爲鎮遠將軍梁州刺史永安二年四月卒時
年六十贈安西將軍益州刺史謚曰莊

長子亢

亢弟胤字

闕

館武定末梁州驃騎府司馬

李苗字子宜梓潼涪人父膺蕭衍尚書郎太僕卿苗出後叔父略
略爲蕭衍寧州刺史大著威名王足伐蜀也衍命略拒足於涪許
其益州及足還退衍遂改授略怒將有異圖衍使人害之苗年十
五有報雪之心延昌中遂歸闕仍陳圖蜀之計於是大將軍高肇
西伐詔假苗龍驤將軍鄉導統軍師次晉壽世宗晏駕班師後以
客例除員外散騎侍郎加襄威將軍苗有文武才幹以大功不就
家恥未雪常懷慷慨乃上書曰昔晉室數吞華戎鼎沸三燕兩秦
咆勃中夏九服分崩五方圯裂皇祚承歷自北而南誅滅姦雄定
鼎河洛唯獨荆揚尚阻聲教今令德廣被於江漢威風遠振於吳

楚國富兵彊家給人足以九居八之形有兼弱攻昧之勢而欲逸
豫遺疾子孫違高祖之本圖非社稷之深慮誠宜商度東西戍防
輕重之要計量壇場險易安危之理探測南人攻守窺覩之情籌
算卒乘器械征討之備然後去我所短避彼所長釋其至難攻其
甚易奪其險要割其膏壤數年之內荆揚可并若捨舟楫卽平原
歛後疎前則江淮之所短棄車駕游飛浪乘流馳逐非中國之所
長彼不敢入平陸而爭衡猶我不能越巨川而趣利若俱去其短
各恃其長則東南未見可滅之機而淮沔方有相持之勢且夫滿
長相傾陰陽恒理盛衰遞襲五德常運今以至彊攻至弱必見吞
并之理如以至弱禦至彊焉有全濟之術故明王聖主皆欲及時
立功爲萬世之業去高而就下百川以之常流取易而避難兵家
以之恒勝今巴蜀孤懸去建鄴遼遠偏兵獨戍沂流十千牧守無

良專行剗剗官由財進獄以貨成士民思化十室而九延頸北望
日覩王師若命一偏將弔民伐罪風塵不接可傳檄而定守白帝
之阨據上流之險循士治之迹蕩建鄴之通然後偃武修文制禮
作樂天下幸甚豈不盛哉於時肅宗幼冲無遠略之意竟不能納
正光末二秦反叛侵及三輔時承平旣久民不習戰苗以隴兵彊
悍且羣聚無資乃上書曰臣聞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衆事
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
攻日有降納遲則人情離阻坐受崩遺夫颺至風起逆者求萬一
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但天下久泰人不曉兵奔利不
相待逃難不相顧將無法令士非教習以懦將御惰卒不思長久
之計務奇正之通必有莫敖輕敵之志恐無克國持重之規如令
隴東不守汧軍敗散則二秦遂彊三輔危弱國之右臂於斯廢矣

今且宜勒大將深溝高壘堅守勿戰別命偏師精兵數千出麥積
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羣妖自散於是詔苗爲統軍與別將淳
于誕俱出梁益隸行臺魏子建子建以苗爲郎中仍領軍深見知
待孝昌中還朝鎮遠將軍步兵校尉俄兼尚書右丞爲西北道行
臺與大都督宗正珍孫討沱絳蜀賊平之還除司徒司馬轉太府
少卿加龍驤將軍於時蕭衍巴西民何難尉等豪姓相率請討巴
蜀之間詔苗爲通直散騎常侍冠軍將軍西南道慰勞大使未發
會殺余朱榮榮從弟世隆擁榮部曲屯據河橋還逼都邑幸莊親
幸大夏門集羣臣博議百寮恒懼計無所出苗獨奮衣而起曰今
小賊唐突如此朝廷有不測之危正是忠臣烈士效節之日臣雖
不武竊所庶幾請以一旅之衆爲陛下徑斷河梁城陽王徽中尉
高道穆贊成其計莊帝壯而許焉苗乃募人於馬渚上流以舟師

夜下去橋數里便放火船河流旣駛倏忽而至賊於南岸望見火
下相蹙爭橋俄然橋絕沒水死者甚衆苗身率士卒百許人泊於
小渚以待南援旣而官軍不至賊乃涉水與苗死鬪衆寡不敵左
右死盡苗浮河而歿時年四十六帝聞苗死哀傷久之曰苗若不
死當應更立竒功贈使持節都督梁益巴東梁四州諸軍事車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梁州刺史河陽縣開國侯邑一千戶賜帛五百
疋粟五百石謚忠烈侯苗少有節操志尚功名每讀蜀書見魏延
請出長安諸葛不許常歎息謂亮無竒計及覽周瑜傳未曾不咨
嗟絕倒太保城陽王徽司徒臨淮王彧重之二王頗或不穆苗每
諫之及徽寵勢隆極猜忌彌甚苗謂人曰城陽蜂目先見豺聲今
轉彰矣解鼓琴好文詠尺牘之敏當世罕及死之日朝野悲壯之
及莊帝幽崩世隆入洛主者追苗贈封以白世隆世隆曰吾爾時

羣議更一二日便欲大縱兵士焚燒都邑任其採掠賴苗京師獲
全天下之善一也不宜追之

子曇襲爵武定末冀州儀同府刑獄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史臣曰壽春形勝南鄭要險乃建鄴之肩髀成都之喉隘裴叔業
夏侯道遷體運知機翻然鵲起舉地而來功誠兩茂其所以大啟
茅賦兼列旄旟固其宜矣植不恒其德噐小志大斯所以顛覆也
衍才行將略不遂其終惜哉李席王江雖復因人成事亦為果決
之士淳于誕好立功名有志者竟能遂也李苗以文武幹局沉斷
過人臨難慨然奮其大節蹈忠履義歿而後已仁必有勇其斯人
之謂乎

魏書卷七十一

列傳第五十九 終

魏書卷七十一
列傳第五十九

魏書卷七十二

列傳第六十

魏書卷七十二
列傳第六十

陽尼

賈思伯

李叔虎

路恃慶

房亮

曹世表

潘永基

朱元旭

陽尼字景文北平無終人少好學博通羣籍與上谷侯天護頓丘
李彪同志齊名幽州刺史胡泥以尼學藝文雅乃表薦之徵拜祕

書著作郎奏佛道宜在史錄後改中書學爲國子學時中書監高閭侍中李沖等以尼碩學博識舉爲國子祭酒高祖嘗親在苑堂講諸經典詔尼侍聽賜帛百匹尼後兼幽州中正出爲幽州平北府長史帶漁陽太守未拜坐爲中正時受鄉人財貨免官尼每自傷曰吾昔未仕不曾羨人今日失官與本何異然非吾宿志命也如何旣而還鄉遂卒於冀州年六十一有書數千卷所造字釋數十篇未就而卒其從孫太學博士承慶遂撰爲字統二十卷行於世

子介字天佐奉朝請冀州默曹參軍早卒

尼從子鳴鵠

鳴鵠弟季智俱有名於時前後並爲幽州司馬

季智子璠通直散騎常侍

季智從弟荆范陽太守有吏能卒贈平西將軍東益州刺史

季智從子伯慶汝南太守

伯慶從父弟藻字景德少孤有雅志涉獵經史太和初舉秀才射策高第以母疾還徵拜中書博士詔兼禮官拜燕宣王廟於長安還授寧遠將軍賜爵魏昌男選爲廷尉正轉考功郎中除建德太守以清貧賜帛六十匹尋假寧遠將軍領統軍外防內撫甚得居邊之稱解任還家久之除兗州左將軍府長史又拜瀛州安東府長史加揚烈將軍藻以年老歸家闔門不關世事孝昌中在鄉爲賊帥杜洛周所囚發病卒永熙中贈征虜將軍幽州刺史

子貞字世幹早卒

貞弟弼字世輔長於吏事本州別駕加輕車將軍屬洛周陷城弼遂率宗親南渡河居於青州值邢杲起逆青州城民疑河北人爲

杲內應逆害彌時年四十八

子撫襲祖爵

彌弟斐武定末尚書右丞

藻從弟令鮮京兆王愉郎中令坐同愉反逃竄免會赦除名

子世和武定末齊州驃騎司馬

藻從弟延興南幽州刺史

延興從弟固字敬安性倨儻不拘小節少任俠好劍客弗事生產

年二十六始折節好學遂博覽篇籍有文才太和中從大將軍宋

王劉昶征義陽板府法曹行參軍假陵江將軍昶嚴暴治軍甚急

三軍戰慄無敢言者固啓諫并面陳事宜昶大怒欲斬之使監當

攻道固在軍勇決志意閑雅了無懼色昶甚奇之軍還言之高祖

年三十餘始辟大將軍府參軍事署城局仍從昶鎮彭城板兼長

朱明錦云陽固苑
平太守貪虐為中
尉李平所彈坐以
獲罪此載在魏居
注可證也今以國
乃云出試守平北
其有惠政以公事
又云大軍征硤石
平奇固勇敢軍
大事悉與謀然則
初讀碑文繼招合

史俄以憂去任裴叔業以淮南內附世宗詔平南將軍廣陵侯元

衍與司徒彭城王勰同鎮壽春勰固為衍司馬還除太尉西閣祭

酒兼廷尉評上改定律令議除給事中出為試守平北太守甚有

惠政久之以公事免後除給事中領侍御史轉治書劾奏廣平王

懷汝南王悅南陽長公主及使懷荒鎮將萬貳望風逃走劾恒農

太守裴粲免官時世宗廣訪得失固上讜言表曰臣聞為治不在

多方在於力行而已當今之務宜早正東儲立師傅以保護立官

司以防衛以係蒼生之心攬權衡親宗室疆幹弱枝以立萬世之

計舉賢良黜不肖使野無遺才朝無素餐孜孜萬幾躬勤庶務使

民無謗讟之響省徭役薄賦歛脩學官遵舊章貴農桑賤工賈絕

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以存元元之民以救飢寒之苦

上合昊天之心下悅億兆之望然後備器械修甲兵習水戰滅吳

會撰封禪之禮襲軒唐之軌同彼七十二君之徽號協定禹嵩河
之心副高祖殷勤之寄上與三皇比隆下與五帝齊美豈不茂哉
臣位卑識昧言不及義屬聖明廣訪敢獻瞽言伏願陛下留神少
垂究察初世宗委任羣下不甚親覽好桑門之法尚書令高肇以
外戚權寵專決朝事又咸陽王禧等並有釁故宗室大臣相見疎
薄而王畿民庶勞弊益甚固乃作南北二都賦稱恒代田漁聲樂
侈靡之事節以中京禮儀之式因以諷諫辭多不載世宗末中尉
王顯起宅旣成集寮屬饗宴酒酣問固曰此宅何如固對曰晏嬰
湫隘流稱于今豐屋生災著於周易此蓋同傳舍耳唯有德能卒
願公勉之顯嘿然他日又謂固曰吾作太府卿庫藏克實卿以爲
何如固對曰公收百官之祿四分之一州郡贖贖悉入京藏以此
克府未足爲多且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豈不戒哉顯大不悅以

此銜固又有人間固於顯顯因奏固剩請米麥免固官旣無事役
遂闔門自守著演蹟賦以明幽微通塞之事其詞曰紹有周之遐
軌兮初錫世於河陽建甸侯而列爵兮與王室而並昌遭季葉之
紛亂兮仍矯迹於良鄉棄衛侯之楨弼兮乃殖根於幽方自祖考
而輝烈兮逮余躬而翳微懼堂構之頽撓兮恐崩毀其洪基心惴
惴而慄慄兮若臨深而履薄登喬木而長吟兮抗幽谷而靡託何
身輕而任重兮懼顛墜於峻壑憑神明之扶助兮雖幽微而獲存
賴先后之醇德兮乃保護其遺孫伊日月之屢遷兮何四時之相
逼知年命之有期兮慨幹流之不息傷艱躓之相承兮悲屯蹇而
日臻心惻愴而不懌兮乃有懷於古人或垂綸於渭濱兮有胥靡
於傳巖旣應繇而赴兆兮作殷周之元鑒孔栖栖而不息兮終見
黜於庶邦墨馳騁而不已兮亦舉世而不容有鸞孤而爭國兮有

讓位而採薇有躍馬而赴會兮有棲遲以俟時曹納辛而袁亡兮
袁戮田而曹盛鮑授州而得時兮韓棄牧而失性趙堯門而誕聖
兮終天隱而不繁衛泯軀於世難兮啟洪業於宣元釋皇繇之法
憲兮見蓼六之先亡練疑枉於怨獄兮寧于公之獨昌明禍福之
同門兮知休咎之異塗尋倚伏之無源兮或先訕而後舒賜憑軒
而策駟兮撫清琴而自娛憲服弊於陋巷兮蘊六藝於蓬廬勃計
行而致位兮錯謀合而身傾蕭功成而福集兮韓勲立而禍并紛
回平而綿結兮亮未識其幽情有積毀而恩昵兮有積譽而寵衰
或形乖而意合兮或身密而志離情與貌而紛競兮體與識而交
馳且流言而見疑先緣謗而益信樂食子而中疎兮巴放麕而日
進或舉世而稱賢兮偶不合於主心或居鄉而三黜兮獨爲時之
所欽或負鼎而干主兮或杖策於幽林或望旗而色阻兮或臨危

而撫琴道有大而由小兮義有顯而必微理貴在於得要兮事終
成於會機每一日而三省兮亦有念而九思就有是而可是兮孰
有非而可非石育子而啟夏兮鮒遺卵而孕殷鳥藉水而存棄兮
虎乳孩以字文發昇舟而魚躍兮季潛軀而覆雲或揮戈而爭帝
兮或洗耳而辭君道曲成而不一兮神參差而異兆茲聖達之未
明兮豈前修之克了迷白日之近遙兮方有關於天表且臨海而
觀瀾兮何津源之杳杳文遷釋而身徂兮景守節而災移湯改祝
而革命兮靈投策而詎龜囿據胎而爲巨兮友發文而自相風吹
鷗而襄墜兮神壓紐而平王彼羸縮之由人兮信吉凶之在已或
勤憂以減齡兮亦安樂而獲祉弟成師而害兄兮父純臣而烹子
識同命於三君兮兆先見於鬲姒始樓桑而發輝兮終龍變於巴
庸繞閭門而結慶兮鬱蟬蛻於三江水浩浩而襄陵兮竊息壤而

瘠之鮫殛死於羽山兮禹宣力而營之鑿龍門以通河兮疎九江
而入海總九州以攸同兮甄五都之所在雖父子之同氣兮乃業
行之不改以患蹇爲福兮痛比干之殘軀以佞諛爲獲安兮哂宰
嚄之見屠以舉士而受賞兮悼史遷之腐刑以進爲無益兮見鄂
秋之專城以仁義爲桎梏兮信揖讓之勞疲以放曠爲懸解兮傷
六親之乖離哀越種之被戮兮嘉范蠡之脫羈欽四皓之高尚兮
歎伊周之涉危望仗鉞而先鋒兮光安車而弗顧求封賞於寸心
兮夢台衰於遠慮或忌賢而獨立或篡君以自樹旣思匿而名揚
兮亦求清而反汗見衆兆之紛錯兮覩變化之無方心營營而擾
擾兮乃探衷而準常儼端坐於弊筵兮始拂龜而整策冀靈鑿之
祐余兮願告余以忠益龜發兆以施靈兮利去華而守約著布列
而成卦兮保龍潛而勿躍踵嘉遯之玄蹤兮追考盤於巖壑登名

山以恬澹兮辭朝市之紛若奉貞吉於占繇兮翻夕警而晨裝揖
許公於箕嶺兮諮夷齊於首陽瞻嵩華之嵒岬兮眺恒碣之碨礧
陵江湖之駭浪兮昇醫閭之尚羊乘玄虬之弈弈兮鳴玉鑾之瑤
瑤浮滄波而濯足兮入三山而解裳謁伯禹於塗山兮詰三苗於
三危登蒼梧而遐眺兮訪二妃於有媯追祝融於荆芊兮問洛宓
於馮夷陵回飈而上驤兮窮深谷而下馳泐扶水而遠矚兮見虞
淵之威微乘閨風之峻岨兮覲王母於崦嵫昇瑤臺而奏歌兮坐
瓊室而賦詩託赤水以寄命兮附光風以傳辭出琅岫之崢嶸兮
入汜林之杳鬱採鍾山之玉瑛兮收珠澤之珂瑛攜羽民而遠遊
兮探長生之妙術騰雲霧而窈冥兮變域中之穢質望玄闕之寂
寥兮過寒門而懷悲揖若士於霄際兮求霧塵於海湄憑帝臺而
肆眺兮歷層水而風馳越弱水之渟澗兮躡不周之嶮巖屑瓊蘂

以爲糧兮斟玉液以爲漿結秋蘭以爲珮兮攬白蜺以爲裳聳景
雲而上征兮撫閭闔而啟扉肅百神而警策兮奏中皇於紫微聆
鈞天而九變兮耽廣樂而忘歸忽心移而志駭兮戀舊京而依依
握招搖以爲旆兮巡天漢而下遊建雲旗之逶迤兮御回風之瀏
瀏策王良以歛轡兮命風伯以挾輶符屏翳以清路兮告河鼓以
具舟聊右次於析木兮適回駕於青丘訪古人以首陽兮亦問道
於鷓鳩觀三韓之累累兮見卉服之悠悠瞻雒常之鬱鬱兮貢楛
矢之啾啾心怊怊而惕惕兮志憫憫而綿綿伊五嶽之埴埴兮何
四海之涓涓瞻九河其如帶兮觀三江其沈然夫五都之惚惚兮
尚何足以遊盤彼八方之局促兮殊無可以達觀方吞霞而棄粒
兮亦屑玉而鍊丹漱醴泉以養氣兮吸沆瀣以當餐陰建木之長
柯兮援木禾之修莖咀玉髓而克渴兮嚼正陽以長生參松喬而

撫翰兮侶浮丘而上征嗟域中之默默兮詎遽寫其深情情盤桓
而猶豫兮志狐疑而未決久放蕩而不還兮心惆悵而不悅憶慈
親於故鄉兮戀先君於丘墓回遊駕而改轅兮縱歸轡而緩御僕
眷眷於短銜兮馬依依於跬步還故園而解羈兮入茅宇而返素
耕東臯之沃壤兮鈎北湖之深潭養慈顏於婦子兮競獻壽而薦
甘朝樂酣於濁酒兮夕寄忻於素琴誦風雅以導志兮蘊六藉於
胸襟敦儒墨之大教兮崇逸民之遠心播仁聲於終古兮流不朽
之徽音進不求於聞達兮退不營於榮利泛若不繫之舟兮湛若
不用之器不潔其身兮不屑於位不拘小節兮不求曲備資靈運
以託已兮任性命之遭隨既聽天而委化兮無形志之兩疲除紛
競而靖默兮守沖寂以無爲寄後賢以藉賞兮寧怨時之弗知亂
曰稟元承命人最靈兮天壽否泰本天成兮體源究道歸聖哲兮

隨化委遇能達節兮顯親揚名德之上兮保家全身亦厚量兮趣
世浮動違性命兮鑿始究終同水鏡兮志願不合思遠遊兮陵虛
騁志從所求兮周歷四極騰八表兮形勞志沮未衷道兮反我遊
駕養慈親兮躬耕練藝齊至人兮固又作刺讒疾篋幸詩二首曰
巧巧佞佞讒言興兮營營習習似青蠅兮以白爲黑在汝口兮汝
非蝮蠱毒何厚兮巧巧佞佞一何工矣司閒司忿言必從矣朋黨
噂啗自相同矣浸潤之譖傾人墉矣成人之美殺身行北燕作君子貴焉攻人之
惡君子耻焉汝何人斯譖毀日繁予實無罪騁汝詭言番番緝緝
讒言側入君子好讒如或弗及天疾讒說汝其至矣無妄之禍行
將及矣泛泛遊鳧弗制弗拘行藏之徒或智或愚維予小人未明
茲理毀與行俱言與釁起我其懲矣我其悔矣豈求人兮忠恕在
已彼諂諛兮人之蠹兮刺促昔粟罔顧耻辱以求媚兮邪干側入

如恐弗及以自容兮志行褊小好習不道朝挾其車夕承其輿或
騎或徒載奔載趨或言或笑曲事親要正路不由邪徑是蹈不識
大猷不知話言其朋其黨其徒實繁有詭其行有佞其音蘧蔭戚
施邪媚是欽既詭且妬以逞其心是信是任敗其以多不始不慎
末如之何習習宰嚭營營無極梁丘寡智王鮒淺識伊戾息夫異
世同力江克趙高甘言似直豎刃上官擅生羽翼乃如之人僭爽
其德豈徒喪邦又亦覆國嗟爾中下其親其昵不謂其非不覺其
失好之有年寵之有日我思古人心焉若疾凡百君子宜其慎矣
覆車之鑒近可信矣言既備矣事既至矣反是不思維塵及矣肅
宗卽位除尚書考功郎奏諸秀孝中第者聽叙自固始大軍征碶
石勅爲僕射李平行臺七兵郎中平竒固勇敢軍中大事悉與謀
之又命固節度水軍固設竒諫先期乘賊獲其外城軍罷太傅清

王忠慶云人每以
妻子念漸趨溫
飽溫飽計轉成
柔恬故廉者氣
必剛貧者辭道
賤願既輕則進
退莫不自思請
陽固對王顯起
宅語及諸元輝
可盡哀慟哭二
事未嘗不欽其
正氣偉節而考其
於則曰居官清潔
家無餘財然則其
正氣偉節得力
之卒不可不知

河王懌舉固除步兵校尉領汝南王悅郎中令尋加寧遠將軍時
悅年少行多不法胥近小人固上疏切諫并面陳住代諸王賢愚
之分以感動悅悅甚敬憚之懌大悅以為舉得其人熙平二年除
洛陽令將軍如故在縣甚有威風丁母憂號慕毀病杖而能起練
禫之後猶酒肉不進時固年踰五十而喪過於哀鄉黨親族咸歎
服焉神龜末清河王懌領太尉辟固從事中郎屬懌被害元又秉
政朝野震悚懌諸子及門生吏寮莫不慮禍隱避不出素為懌所
厚者彌不自安固以嘗被辟命遂獨詣喪所盡哀慟哭良久乃還
僕射游肇聞而歎曰雖樂布王修何以尚也君子哉若人及汝南
王悅為太尉選舉多非其人又輕肆撻撻固以前為元卿雖離國
猶上疏切諫事在悅傳悅辟固為從事中郎不就正光二年京兆
王繼為司徒高選官寮辟固從事中郎加鎮遠將軍府解除前軍

將軍鎮遠如故又典科揚州勲賞初硤石之役固有先登之功而
朝賞未及至是與尚書令李崇訟勲更表崇雖貴盛固據理不撓
談者稱焉四年九月卒時年五十七贈輔國將軍太常少卿謚曰
文固剛直雅正不畏疆禦居官清潔家無餘財終歿之日室徒四
壁無以供喪親故為其棺斂焉初固著緒制一篇務從儉約臨終
又勅諸子一遵先制固有二子
長休之武定末黃門郎

休之弟詮之字子衡少著才名辟司徒行參軍早為門生所害時
人悼惜之

賈思伯字士休齊郡益都人也世父元壽高祖時中書侍郎有學
行見稱於時思伯釋褐奉朝請太子步兵校尉中書舍人轉中書
侍郎頗為高祖所知常從征伐及世宗即位以侍從之勤轉輔國

將軍任城王澄之圍鍾離也以思伯持節爲其軍司及澄失利思伯爲後殿澄以思伯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常謂虛談今於軍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時論稱其長者後爲河內太守不拜尋除鴻臚少卿以母憂免服闋徵爲滎陽太守有政績遷征虜將軍南青州刺史初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授業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及思伯之部送縑百匹遣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慙不往時人稱歎焉尋以父憂免後除征虜將軍光祿少卿仍拜左將軍兗州刺史肅宗時徵爲給事黃門侍郎因請拜掃還鄉里未拜以風聞免尋除右將軍涼州刺史思伯以州邊遠不樂外出辭以男女未婚靈太后不許舍人徐紇言之得改授太尉長史又除安東將軍廷尉卿思伯自以儒素爲業不好法律希言事俄轉衛尉卿于時議建明堂多有同異思伯上議

曰按周禮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九室十二堂按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難得厥衷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云東膠卽辟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邕邕在宮肅肅在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尚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按孟子云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毀之間且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一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

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陽陰九六之數
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
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按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爲法而室獨
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如此蔡氏之論非爲
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從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久
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後作不亦優乎且孝經援神契五經要
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同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獨絕今
古自爲一代制作者則所願也若猶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
殷周成法襲近代妄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疑議難可準
信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
依數以爲之室施行于今雖有不同時說然耳尋鄭此論非爲無
當按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卽明

堂左个明堂右个卽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卽玄堂左个玄堂右个
卽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爲可安
其方圓高廣自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廟學之議子幹靈臺
之說裴逸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紜並無取焉學者善其議又遷太
常卿兼度支尚書轉正都官時太保崔光疾甚表薦思伯爲侍講
中書舍人馮元興爲侍讀思伯遂入授肅宗杜氏春秋思伯少雖
明經從官廢業至是更延儒生夜講書授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
街途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思伯曰公今貴重寧
能不憍思伯曰衰至便憍何常之有當世以爲雅談爲元又所寵
論者譏其趣勢孝昌元年卒贈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又贈尚書右
僕射謚曰文貞

子彥始武定中淮陽太守

思伯弟思同字士明少厲志行雅好經史釋褐彭城王國侍郎五遷尚書考功郎青州別駕父之遷鎮遠將軍中散大夫試守滎陽太守尋卽真後除平南將軍襄州刺史雖無明察之譽百姓安之及元顥之亂也思同與廣州刺史鄭光護並不降莊帝還官封營陵縣開國男邑二百戶除撫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青州大中正又爲鎮東金紫光祿大夫仍兼黃門尋加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遷鄴後除黃門侍郎兼侍中河南慰勞大使仍與國子祭酒韓子熙並爲侍講授靜帝杜氏春秋又加散騎常侍兼七兵尚書尋拜侍中興和二年卒贈使持節都督青徐光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司徒公青州刺史謚曰文獻初思同之爲別駕也清河崔光韶先爲治中自恃資地耻居其下聞思同還鄉遂便去職州里人物爲思同恨之及光韶之亡遺誠子姪不聽求贈思

同遂上表訟光韶操業登時蒙贈謚論者歎尚焉思同之侍講也國子博士遼西衛冀隆爲服氏之學上書難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復駁冀隆乖錯者十一條互相是非積成十卷詔下國學集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卒後魏郡姚文安樂陵秦道靜復述思同意冀隆亦尋物故浮陽劉休和又持冀隆說至今未能裁正焉

李叔虎渤海蓆人也從祖金世祖神嘉中與高允俱被徵位至征南從事中郎叔虎好學博聞有識度爲鄉閭所稱太和中拜中書博士與清河崔光河間邢巒並相親友轉議郎久之遷太尉從事中郎轉國子博士本國中正攝樂陵中正性清直甚有公平之稱後兼散騎侍郎太極都將事訖除高陽太守固辭不拜尋除顯武將軍太尉高陽王雍諮議參軍事雍以其器操重之尋除假節行

華州事爲吏民所稱永平四年卒年五十四贈冠軍將軍南青州刺史謚曰穆

兄叔寶州舉秀才拜頓丘公國郎中令遷太常丞延昌末叔寶爲弟臺戶及從弟歸伯同沙門法慶反陷破郡縣叔寶當坐遇病死於洛陽獄

子伯胃光祿大夫

叔寶從弟鳳歷尚書郎中國子博士坐弟同京兆王愉逆除名

鳳從子長仁字景安頗有學涉舉秀才射策高第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累遷平南將軍沛郡太守仍爲彭城太守又從尉元討定南境賜爵延陵男徵拜員外散騎常侍使於劉隼行還以疾除北海內史詔賜醫藥凡在三郡吏民安之尋卒武定中贈安南將軍七兵尚書冀州刺史男如故

長仁從弟述字道興有學識州舉秀才拜太常博士使詣長安冊

祭燕宣王廟還除尚書儀曹郎賜爵修縣男稍遷建興太守卒

子象字孟則清簡有風槩博涉羣書初襲爵爲徐州平東府功曹

參軍遷冀州治中有勤績久之拜散騎侍郎加寧朔將軍尋轉中

書侍郎出爲青州太傅開府諮議參軍行北徐州襄本將軍光祿

大夫齊文襄王引爲開府諮議參軍加征東將軍興和二年兼散

騎常侍使於蕭衍三年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

曰文簡以子子貞預義之勤也

子貞歷司空長史武邑太守司徒右長史陽平太守入爲吏部郎

中出爲驃騎將軍兗州刺史坐貪汙賜死

路恃慶字伯瑞陽平清淵人也祖綽陽平太守恃慶有幹用與廣

平宋翻俱知名爲鄉閭所稱相州刺史李安世並表薦之太和中

除奉朝請特慶以從兄文舉有才望因推讓之高祖遂並拜焉稍遷尚書儀曹郎轉左民郎行潁川郡出爲華州安定王征虜府長史尋以母憂去職仍轉定州河間王琛長史琛貪暴肆意特慶每進苦言年四十八卒贈左將軍安州刺史謚曰襄

子祖璧給事中

特慶弟仲信亦好學爲太尉參軍稍遷奉車都尉開府掾章武王融之討葛榮也仲信爲其都督府長史融敗歿仲信遂亦免棄仲信弟思略字叔約有識尚冀州安東府騎軍參軍

子祖遺武定末太學博士

思略弟思令字季儁初爲廣陽王司空參軍轉司空城局參軍司徒記室威遠將軍尚書左民郎轉右民時天下多事思令乃上疏曰臣聞國之大事唯祀與戎戎之有功在於將帥三代不必別民

取治不等五霸不必異兵各能剋定有湯武之賢猶須伊望之佐堯舜之聖尚有稷契之輔得其人也六合唾掌可清失其人也三河方爲戰地何者動之甚易靖之至難竊以此年以來將帥多是寵貴子孫軍幢統領亦皆故義託附貴戚子弟未經戎役至於銜杯躍馬志逸氣深軒眉攘腕便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怖懼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銳彊壯居後以安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不集任羊質之將驅不練之兵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令不敗豈有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又怖敵遷延而不進國家便謂官號未滿重爵屢加復疑賞賚之輕金帛日賜帑藏空虛民財殫盡致使賊徒更增膽氣益盛生民損耗荼毒無聊主歎臣哀何心寢食臣雖位微竊不遑舍臣聞孝行出於忠貞節義率多果決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捨上所

輕求下所重黜陟幽明賞罰善惡搜徒簡卒練兵習武甲密弩彊
弓調矢勁謀夫既設辯士先陳曉以安危示其禍福如其不悛以
我義順之師討茲悖逆之豎豈異厲蕭斧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
毛髮雖愚者知其不旋踵矣敢以愚短昧死陳誠尋拜假節征虜
將軍陽平太守又割冀州之平清河相州之陽平齊州之原以爲
南冀州仍以思令爲左將軍南冀州刺史假平東將軍都督時葛
榮遣其清河太守據季虎高周城以招叛民思令乃命麾下并率
鄉曲潛軍夜往出其不意遂大破之徐乃收衆南還又詔思令并
領冀州流民及葛榮滅還鎮平原後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轉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天平三年三月卒時年五十一贈驃騎將
軍定州刺史

恃慶從叔景略起家中書博士太和中尚書郎本郡中正出爲齊

州魏郡平原二郡太守卒

景略弟雄字仲略容貌偉異以軍功爲給事中高祖曾對羣臣云
路仲略好尚書郎才僕射李冲云其人宜爲武職遂停轉太尉咸
陽王錄事參軍遷伏波將軍奉車都尉卒贈頓丘太守

景略從祖弟法常幼而修立爲郡功曹早卒儀同李神儁與之有
舊每云諸路前輩中有路法常足爲名士謂必遠至而竟無年天
下事誠難知也

房亮字景高清河人也父法延譙郡太守亮好學有節操太和中
舉秀才爲奉朝請拜祕書郎又兼員外散騎侍郎副中書侍郎宋
弁使於蕭贍還除尚書二千石郎中濟州中正兼員外常侍使高
麗高麗王託疾不拜以亮辱命坐白衣守郎中後除濟北太守轉
平原太守以清嚴稱時冀州刺史京兆王愉據州反平原界在河

北與愉接境愉乃遣人說亮啖以榮利亮即斬其使人殲兵防操
愉怒遣其大將張靈和率眾攻亮亮督厲兵民喻以逆順出城拒
擊大破之尋遭憂解任服終除左將軍汲郡太守遷前將軍東荆
州刺史亮留心撫納夷夏安之時邊州刺史例得一子出身亮不
言其子而啟弟子超爲奉朝請議者稱之轉平東將軍滄州刺史
入爲光祿大夫加安東將軍永安二年卒年七十一贈撫軍將軍
齊州刺史

子柬字元約卒於光祿大夫

亮弟詮字鳳舉尚書郎本州中正卒贈撫軍將軍齊州刺史

詮弟悅字季欣解褐廣平王懷國常侍轉青州平東府中兵參軍
加宣威將軍遷高陽太守轉廣川太守加鎮遠將軍普太中濟州
刺史張瓊表所部置南清河郡仍請悅爲太守朝廷從之凡歷三

郡民吏安之遷平東將軍太中大夫興和二年卒年七十贈征東
將軍濟州刺史

長子超字伯穎武定末司徒錄事參軍濟州大中正

超弟昭淮州驃騎大將軍府長史

曹世表字景昇東魏郡魏人也魏大司馬休九世孫祖謨父慶並
有學名世表少喪父舉止有禮度性雅正工尺牘涉獵羣書太和
二十三年尚書僕射任城王澄奏世表爲國子助教頗失意後轉
司徒記室與武威賈思伯范陽盧同隴西辛雄等並相友善侍中
崔光鄉里貴達每稱美之遇患歸鄉永平中除兗州左將軍府司
馬非其所願復以病解延昌中除清河太守治官眷約百姓安之
正光中拜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大將軍京兆王繼西征以爲從
事中郎攝中水兵事自當煩劇論者皆稱其能還都拜司空長史

孝昌中青齊頻年反亂詔世表持節慰喻還都轉尚書右丞後加
征虜將軍出行豫州刺史值蕭衍將湛僧珍陷東豫州州民劉獲
鄭辯反於州界爲之內應朝廷以源子恭代世表爲州以世表爲
東南道行臺率元安平元顯伯皇甫鄧林等討之於時賊衆彊斷
小殷關驛使不通諸將以士馬單少皆敗散之餘不敢復戰咸欲
保城自固世表時患背腫乃輿病出外呼統軍是云寶謂之曰湛
僧珍所以敢深入爲寇者以獲辯皆州民之望爲之內應向有驛
至知劉獲移軍欲迎僧珍去此八十里今出其不意一戰可破獲
破則僧珍自走東南清服卿之功也乃簡選兵馬付寶討之促令
發軍日暮出城比曉兵合賊不意官軍卒至一戰破獲諸賊悉平
湛僧珍退走唯鄭辯與子恭親舊亡匿子恭所世表召諸將吏衆
責子恭收辯斬之傳首京師勅遣中使宣旨慰喻賜馬二匹衣服

被褥復以世表行豫州事行臺如故還朝加左將軍兼尚書東道
行臺沿河分立鎮戍以備葛榮行達青州遇患卒時年五十四永
熙中贈平東將軍齊州刺史

潘永基字紹業長樂廣宗人也父靈虬中書侍郎永基性通率輕
財好施爲冀州鎮東府法曹行參軍遷威烈將軍揚州曲陽戍主
轉西硤石戍主治陳留南梁二郡事頗有威惠轉揚州車騎府主
簿累遷虎賁中郎將直寢前將軍出爲持節平北將軍冀州防城
都督長樂太守于時葛榮攻信都長圍遏水以灌州城永基與刺
史元孚同心戮力晝夜防拒外無軍援內乏糧儲從春至冬力窮
乃陷榮欲害孚永基請以身代孚死永安二年除潁川太守遷鎮
東將軍東徐州刺史時蕭衍將曹世宗馬洪武等率衆來寇永基
出討破之永熙中爲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車騎將軍左光

祿大夫尋加衛大將軍復除東徐州刺史前後在州爲吏民所樂代還京師元象初卒年五十六贈散騎常侍都督冀瀛洲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司徒公冀州刺史

長子子禮州主簿

子禮弟子智武定中太尉士曹參軍

朱元旭字君昇本樂陵人也祖霸真君末南叛投劉義隆遂居青州之樂陵元旭頗涉子史開解几案起家清河王國常侍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頻使高麗除尚書度支郎中神龜末以郎選不精太加沙汰元旭與隴西辛雄范陽祖瑩泰山羊深西平源子恭並以才用見留尋加鎮遠將軍兼尚書右丞仍郎中本州中正時關西都督蕭寶夤啟云所統十萬食唯一月於是肅宗天怒召問所由錄令以下皆推罪於元旭元旭入見於御座前屈指校計寶

夤兵糧乃踰一年事乃得釋除通直散騎常侍永安初加平東將軍尚書左丞光祿大夫後轉司農少卿遷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天平中復拜尚書左丞既無風操俛仰隨俗性多機數自容而已於時朝廷分汲郡河內二界挾河之地以立義州安置關西歸欵之戶除元旭使持節驃騎將軍義州刺史武定三年夏卒於州年六十七贈本將軍幽州刺史

子敬道武定中司徒長流參軍

史臣曰陽尼學義之迹世不乏人固遠氣正情文學兼致賈思伯門有舊業經明行修唯兄及弟並標儒素李路器尚所及俱可觀者象風彩詞涉亦當年之俊民房亮曹世表潘永基朱元旭拔萃從宦咸享名器各有由也

習字記云奚康生弓力十石矢異常箭梁武遺之弓長八尺把中圍尺二寸箭鹿胎如長笛康生用以平射猶有餘力考正記載造弓法詩稱禮楊暴虎然如此絕倫事乃不見於古人豈以德掩之耶湯文王維起小國王天下後世皆謂德衰不可復為故孟子言霸必有天國司馬懿楊堅所以能盜取之者竊其權故也俞朱崇以部落酋長居秀容不毛地止一縣眾總數千世為邊藩朝權輕重曾莫之預一旦稱兵沈太后幼主獵奉國士如狐兔散葛崇百萬擒蕭宝夤萬醜奴天下大維略盡雖身不終而魏竟以亡然則權与力皆不足而能若是何也考文籍累世富盛志慕古解縱維索護養癰疽既無回斡風俗之功反受動搖根本之害崇之禍實自取之悲夫

卷之二

奚康生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也世為部落大人祖直平遠將軍柔玄鎮將入為鎮北大將軍內外三都大官賜爵長進侯卒贈幽州刺史謚曰簡父普憐不仕而卒太和十一年蠕蠕頻來寇邊柔玄鎮都將李堯討擊之康生性驍勇有武藝弓力十石矢異常箭為當時所服從堯為前驅軍主頻戰陷陳壯氣有聞由是為宗子隊主從駕征鍾離駕旋濟淮五將未渡蕭鸞遣將率眾據渚邀斷津路高祖勅曰能破中渚賊者以為直閣將軍康生時為軍主謂

魏書卷七十三
列傳第六十一
奚康生
楊大眼
崔延伯

魏書卷七十三

列傳第六十一

奚康生

楊大眼

崔延伯

奚康生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也世為部落大人祖直平遠將軍
柔玄鎮將入為鎮北大將軍內外三都大官賜爵長進侯卒贈幽
州刺史謚曰簡父普憐不仕而卒太和十一年蠕蠕頻來寇邊柔
玄鎮都將李堯討擊之康生性驍勇有武藝弓力十石矢異常箭
為當時所服從堯為前驅軍主頻戰陷陳壯氣有聞由是為宗子
隊主從駕征鍾離駕旋濟淮五將未渡蕭鸞遣將率眾據渚邀斷
津路高祖勅曰能破中渚賊者以為直閣將軍康生時為軍主謂

西川中鳳樓
氏閣向南

西川中鳳樓
氏閣向南

友人曰如其剋也得暢名績脫若不捷命也在天丈夫今日何爲不決遂便應募縛筏積柴因風放火燒其船艦依烟直進飛刀亂斫投河溺死者甚衆乃假康生直閣將軍後以勲除中堅將軍太子三校西臺直後吐京胡反自號辛支王康生爲軍主從章武王彬討之胡遣精騎一千邀路斷截康生率五百人拒戰破之追至石羊城斬首三十級彬甲卒七千與胡對戰分爲五軍四軍俱敗康生軍獨全遷爲統軍率精騎一千追胡至車突谷詐爲墜馬胡皆謂死爭欲取之康生騰騎奮矛殺傷數十人胡遂奔北辛支輕騎退走去康生百餘步擊弓射之應弦而死因俘其牛羊駝馬以萬數蕭鸞置義陽○招誘邊民康生復爲統軍從王肅討之進圍其城鸞將張伏護自昇城樓言辭不遜肅令康生射之以彊弓大箭望樓射窻扉開卽入應箭而斃彼民見箭皆云狂弩以殺伏護

賞帛一千匹又頻戰再退其軍賞二階帛五百匹蕭寶卷將裴叔業率衆圍渦陽欲解義陽之急詔遣高聰等四軍往援之後遣都督廣陵侯元衍並皆敗退時刺史孟表頻啟告高祖勅肅遣康生馳往赴援一戰大破之賞二階帛一千匹及壽春來降也遣康生領羽林一千人給龍厩馬兩匹馳赴壽春旣入其城命集城內舊老宣詔撫賚俄而蕭寶卷將桓和頓軍梁城陳伯之據峽石民心駭動頗有異謀康生乃防禦內外音信不通固城一月援軍乃至康生出擊桓和伯之等二軍並破走之拔梁城合肥洛口三戍以功遷征虜將軍封安武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出爲南青州刺史後蕭衍郁洲遣軍主徐濟寇邊康生率將出討破之生擒濟賞帛千疋時蕭衍聞康生能引彊弓力至十餘石故特作大弓兩張送與康生康生得弓便會集文武乃用平射猶有餘力其弓長八尺

把中圍尺二寸箭麤殆如今之長笛觀者以爲希世絕倫及即表
送置之武庫又蕭衍遣將宋黑率衆寇擾彭城時康生遭母憂詔
起爲別將持節假平南將軍領南青州諸軍擊走之後衍復遣都
督臨川王蕭宏副將張惠紹勒甲十萬規寇徐州又假宋黑徐州
刺史領衆二萬水陸俱進徑圍高塚戍詔授康生武衛將軍持節
假平南將軍爲別將領羽林三千人騎步甲士隨便割配康生一
戰敗之還京召見宴會賞帛千疋賜驊騮御胡馬一匹出爲平西
將軍華州刺史頗有聲績轉涇州刺史仍本將軍以輒用官炭瓦
爲御史所劾削除官爵尋旨復之蕭衍直閣將軍徐玄明戍於郁
洲殺其刺史張稷以城內附詔遣康生迎接賜細御銀纏樂一張
并棗奈果面勅曰果者果如朕心棗者早遂朕意未發之間郁洲
復叛時揚州別駕裴絢謀反除康生平東將軍爲別將領羽林四

千討之會事平不行遭父憂起爲平西將軍西中郎將是歲大舉
征蜀假康生安西將軍領步騎三萬邪趣綿竹至隴右世宗崩班
師除衛尉卿出爲撫軍將軍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虎
畫像復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亦
遇疾巫以爲虎豹之祟徵拜光祿卿領右衛將軍與元又同謀廢
元太后遷撫軍大將軍河南尹仍右衛領左右與子難娶左衛將
軍侯剛女卽元又妹夫也又以其通姻深相委託三人率多俱宿
禁內時或迭出又以康生子難爲干牛備身康生性麤武言氣高
下又稍憚之見于顏色康生亦微懼不安正光二年三月肅宗朝
靈太后于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舞次至康生康生乃爲力士
舞及於折旋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瞋目領首爲殺縛之勢太后
解其意而不敢言日暮太后欲携肅宗宿宣光殿侯剛曰至尊已

朝訖嬪御在南何勞留宿康生日至尊陛下兒隨陛下將東西更復訪問誰羣臣莫敢應靈太后自起援肅宗臂下堂而去康生大呼唱萬歲於後近侍皆唱萬歲肅宗引前入閣左右競相排閣不得閉康生奪其子難干牛刀斫直後元思輔而得定肅宗既上殿康生時有酒勢將出處分遂爲又所執鎖於門下至曉又不出令侍中黃門僕射尚書等十餘人就康生所訊其事處康生斬刑難處絞刑又與剛並在内矯詔決之康生如奏難恕死從流難哭拜辭父康生忻子免死又亦慷慨了不悲泣語其子云我不及死汝何爲哭也有司驅逼奔走赴市時已昏闇行刑人注刀數下不死於地刻截咸言稟又意旨過至苦痛嘗食典御奚混與康生同執刀入内亦就市絞刑康生大爲將及臨州尹多所殺戮而乃信向佛道數捨其居宅以立寺塔凡歷四州皆有建置死時五十四

子難年十八以侯剛子壻得停百日竟徙安州後尚書盧同爲行臺又令殺之康生於南山立佛龕三層先死忽夢崩壞沙門有爲解云檀越當不吉利無人供養佛圖故崩耳康生稱然竟及禍靈太后反政贈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又追封壽張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

子剛襲武定中青州開府主簿齊受禪例降

剛弟定國襲康生安武縣開國男

楊大眼武都氏難當之孫也少有膽氣跳走如飛然側出不爲其宗親顧待頗有飢寒之切太和中起家奉朝請時高祖自代將南伐令尚書李冲典選征官大眼往求焉冲弗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莫不驚歎冲曰自千載以來未有逸材若此者也遂用爲

軍主大眼顧謂同寮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自此一舉終不復與諸君齊列矣未幾遷爲統軍從高祖征宛葉穰鄧九江鍾離之間所經戰陳莫不勇冠六軍世宗初裴叔業以壽春內附大眼與奚康生等率衆先入以功封安成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除直閣將軍尋加輔國將軍游擊將軍出爲征虜將軍東荊州刺史時蠻酋樊季安等反詔大眼爲別將隸都督李崇討平之大眼妻潘氏善騎射自詣軍省大眼至於攻陳遊獵之際大眼令妻潘戎裝或齊鑣戰場或並驅林壑及至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寮佐言笑自得時指之謂人曰此潘將軍也蕭衍遣其前江州刺史王茂先率衆數萬次于樊雍招誘蠻夏規立宛州又令其所署宛州刺史雷豹狼軍主曹仲宗等領衆二萬偷據河南城世宗以大眼爲武衛將軍假平南將軍持節都督統軍曹敬邴虬樊魯等諸軍討

茂先等大破之斬衍輔國將軍王花龍驤將軍申天化俘馘七千有餘衍又遣其舅張惠紹摠率衆軍竊據宿豫又假大眼平東將軍爲別將與都督邢巒討破之遂乘勝長驅與中山王英同圍鍾離大眼軍城東守淮橋東西二道屬水汎長大眼所縮統軍劉神符公孫祉兩軍夜中爭橋奔退大眼不能禁相尋而走坐徙爲營州兵永平中世宗追其前勳起爲試守中山內史時高肇征蜀世宗慮蕭衍侵軼徐揚乃徵大眼爲太尉長史持節假平南將軍東征別將隸都督元遙遏禦淮肥大眼至京師時人思其雄勇喜其更用臺省間巷觀者如市大眼次譙南世宗崩時蕭衍遣將康絢於浮山遏淮規浸壽春詔加大眼光祿大夫率諸軍鎮荆山復其封邑後與蕭寶夤俱征淮堰不能剋遂於堰上流鑿渠決水而還加平東將軍大眼善騎乘裝束雄竦擐甲折旋見稱當世撫巡士

卒呼爲兒子及見傷痍爲之流泣自爲將帥恒身先兵士衝突堅
陳出入不疑當其鋒者莫不摧拉南賊前後所遣督將軍未渡江
預皆畏懾傳言淮泗荆沔之間有童兒啼者恐之云楊大眼至無
不卽止王肅弟子秉之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爲
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目
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當世推其驍果皆以爲關張弗之過也然
征淮堰之役喜怒無常捶撻過度軍士頗憾焉識者以爲性移所
致又以本將軍出爲荊州刺史常縛蒿爲人衣以青布而射之召
諸蠻渠指示之曰卿等若作賊吾政如此相殺也又北涪郡嘗有
虎害大眼搏而獲之斬其頭懸於穰市自是荆蠻相謂曰楊公惡
人常作我蠻形以射之又深山之虎尚所不免遂不敢復爲寇盜
在州二年而卒大眼雖不學恒遣人讀書坐而聽之悉皆記識令

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識字也有三子長甌生次領軍次征
南皆潘氏所生氣幹咸有父風初大眼徙營州潘在洛陽頗有失
行及爲中山大眼側生女夫趙延寶言之於大眼大眼怒幽潘而
殺之後娶繼室元氏大眼之死也甌生等問印綬所在時元始懷
孕自指其腹謂甌生等曰開國當我兒襲之汝等婢子勿有所望
甌生深以爲恨及大眼喪將還京出城東七里營車而宿夜三更
甌生等開大眼棺延寶怪而問之征南射殺之元怖走入水征南
又彎弓射之甌生曰天下豈有害母之人乃止遂取大眼屍令人
馬上抱之左右扶挾以叛荆人畏甌生等驍勇不敢苦追奔於襄
陽遂歸蕭衍

崔延伯博陵人也祖壽於彭城陷入江南延伯有氣力少以勇壯
聞仕蕭贖爲緣淮遊軍帶濠口戍主太和中入國高祖深嘉之常

爲統帥膽氣絕人兼有謀略所在征討咸立戰功積勞稍進除征虜將軍荊州刺史賜爵定陵男荊州土險蠻左爲寇每有聚結延伯輒自諷之莫不摧殄由是穰土恬然無敢爲患永平中轉後將軍幽州刺史蕭衍遣其左遊擊將軍趙祖悅率衆偷據峽石詔延伯爲別將與都督崔亮討之亮令延伯守下蔡延伯與別將伊弋生挾淮爲營延伯遂取車輪去輜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揉竹爲組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爲橋兩頭施大輓轆出沒任情不可燒斫旣斷祖悅等走路又令舟舸不通由是衍軍不能赴救祖悅合軍咸見俘虜於軍拜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延伯與楊大眼等至自淮陽靈太后幸西林園引見延伯等太后曰卿等志尚雄猛皆國之名將比平峽石公私慶快此乃卿等之功也但淮堰仍在宜須豫謀故引卿等親共量算各出一圖以爲後計大眼對曰臣輒謂

水陸二道一時俱下往無不剋延伯曰臣今輒難大眼旣對聖顏荅旨宜實水南水北各有溝瀆陸地之計如何可前愚臣短見願聖心愍水兵之勤苦給復一年專習水戰脫有不虞召便可用往無不獲靈太后曰卿之所言深是宜要當勅如請一年除安北將軍并州刺史在州貪汚聞於遠近還爲金紫光祿大夫出爲鎮南將軍行岐州刺史假征西將軍賜驊騮馬一匹正光五年秋以往在揚州建淮橋之勲封當利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尋增邑一百戶改封新豐進爵爲子時莫折念生兄天生下隴東寇征西將軍元志爲天生所擒賊衆甚盛進屯黑水詔延伯爲使持節征西將軍西道都督與行臺蕭寶夤討之寶夤與延伯結壘馬嵬南北相去百餘步寶夤日集督將論討賊方略延伯每云賊新制勝難與爭鋒寶夤正色責之曰君荷國寵靈總戎出討便是安危所繫每

云賊不可討以示怯懦損威挫氣乃君之罪延伯明晨詣寶寅自謝仍云今當仰爲明公參賊勇怯延伯選精兵數千下渡黑水列陳西進以向賊營寶寅率衆於水東尋原西北以示後繼於時賊衆大盛水西一里營營連接延伯徑至賊壘揚威脅之徐而還退賊以延伯衆少開營競追衆過十倍臨水逼蹙寶寅親觀之懼有虧損延伯不與其戰身自殿後抽衆東渡轉運如神須臾濟盡徐乃自渡賊徒奪氣相率還營寶寅大悅謂官屬曰崔公古之關張也今年何患不制賊延伯馳見寶寅曰此賊非老奴敵公但坐看後日延伯勒衆而出寶寅爲後拒天生悉衆來戰延伯申令將士身先士卒陷其前鋒於是勇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及於小隴秦賊勁彊諸將所憚朝廷初議遣將咸云非延伯無以定之果能剋敵授右衛將軍於時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寇掠涇州先是盧祖遷伊瓮生數將等皆以元志前行之始同時發雍從六陌道將取高平志敗仍停涇部延伯旣破秦賊乃與寶寅率衆會於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匹軍威甚盛醜奴置營涇州西北七十里當原城時或輕騎暫來挑戰大兵未交便示奔北延伯矜功負勝遂唱議先驅伐木別造大排內爲鑱柱教習疆兵負而趨走號爲排城戰士在外輜重居中自涇州緣原北上衆軍將出討賊未戰之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乞且緩師寶寅延伯謂其事實逡巡未閱俄而宿勤明達率衆自東北而至乞降之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陳賊勢摧挫便爾逐北徑造其營賊本輕騎延伯軍兼步卒兵力疲惫賊乃乘間得入排城延伯軍遂大敗死傷者將有二萬寶寅斂軍退保涇州延伯修繕器械購募驍勇復從涇州西進去賊彭抗谷柵七里結營延伯

耻前挫辱不報寶貨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間平其數柵賊皆逃遁見兵人採掠散亂不整還來衝突遂大奔敗延伯中流矢爲賊所害士卒死者萬餘人延伯善將撫能得衆心與康生大眼爲諸將之寇延伯末路功名尤重時大寇未平而延伯死朝野歎懼焉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謚曰武烈又有王足者驍果多策略隸邢巒伐蜀所在剋捷詔行益州刺史遂圍涪城蜀人大震世宗復以羊祉爲益州足聞而引退後遂奔蕭衍次有王神念足之流也後自潁川太守奔江南又冀州人李叔仁叔仁弟龍瓌以勇壯爲將統叔仁位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陳郡開國公後爲梁州刺史歿於關西龍瓌正光中北征戰死白道其平州刺史王買奴南秦州刺史曹敬南兗州刺史樊魯益州刺史邢虬玄州刺史邢豹及屈祖嚴思達呂巨崔襲柴慶宗宗正珍孫盧祖遷高智方俱爲將帥並有攻討之名而事迹不存無以編錄然未若康生大眼延伯尤著也

史臣曰人主聞鞞鼓之響則思將帥之臣何則夷難平暴折衝禦侮爲國之所繫也康生等俱以熊虎之姿奮征伐之氣亦一時之驍猛壯士之功名也

魏書卷七十三 列傳第六十一 終

魏書卷七十三 列傳第六十一 終

魏書卷七十四

魏書卷七十四

列傳第六十二

朱榮

王彪之云舟州先生書爾朱榮傳後謂人言魏收受金比榮于韓彭信固不易言若彭越則榮亦不屬業以信越比榮甚無謂北史榮傳于文略云遺魏收金論榮比章彭伊霍謂亦章大彭也此極有理金石錄引此亦作章彭魏書及北史榮傳作韓彭不傳寫之誤

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也其先居於朱川因為氏焉常領部落世為酋帥高祖羽健登國初為領民酋長率契胡武士千七百人從駕平晉陽定中山論功拜散騎常侍以居秀容川詔割方三百里封之長為世業太祖初以南秀容川原沃衍欲令居之羽健曰臣家世奉國給侍左右北秀容既在剗內差近京師豈以沃墾更遷遠地太祖許之所居之處曾有狗舐地因而穿之得甘泉焉至今名狗舐泉羽健世祖時卒曾祖鬱德祖代勤繼為領民酋長代勤世祖敬哀皇后之舅以外親兼數征伐有功給復百年除立義將軍曾圍山而獵部民射獸誤中其髀代勤仍令拔箭竟不推

問曰此既過誤何忍加罪部內聞之咸感其意高宗末假寧南將軍除肆州刺史高祖賜爵梁郡公以老致仕歲賜帛百匹以爲常年九十一卒賜帛五百匹布二百匹贈鎮南將軍并州刺史謚曰莊孝莊初榮有翼戴之勲追贈太師司徒公錄尚書事父新興太和中國繼爲酋長家世豪擅財貨豐贏會行馬羣見一白蛇頭有兩角遊於馬前新興異之謂曰爾若有神令我畜牧蕃息自是之後日覺滋盛牛羊駝馬色別爲羣谷量而已朝廷每有征討輒獻私馬兼備資糧助裨軍用高祖嘉之除右將軍光祿大夫及遷洛後特聽冬朝京師夏歸部落每入朝諸王公朝貴競以珍翫遺之新興亦報以名馬轉散騎常侍平北將軍秀容第一領民酋長新興每春秋二時恒與妻子閱畜牧於川澤射獵自娛肅宗世以年老啟求傳爵於榮朝廷許之正光中卒年七十四贈散騎常侍平北

將軍恒州刺史謚曰簡孝莊初贈假黃鉞侍中太師相國西河郡王榮絜白美容貌幼而神機明決及長好射獵每設圍誓衆便爲軍陳之法號令嚴肅衆莫敢犯秀容界有池三所在高山之上清深不測相傳曰祁連池魏言天池也父新興曾與榮遊池上忽聞簫鼓之音新興謂榮曰古老相傳凡聞此聲皆至公輔吾今年已衰暮當爲汝耳汝其勉之榮襲爵後除直寢游擊將軍正光中四方兵起遂散畜牧招合義勇給其衣馬蠕蠕主阿那瓌寇掠北鄙詔假榮節冠軍將軍別將隸都督李崇北征榮率其新部四千人追擊度磧不及而還秀容內附胡民乞扶莫干破郡殺太守南秀容牧子萬子乞真反叛殺太僕卿陸延并州牧子素和婆喻嶮作逆榮並前後討平之遷面閭將軍冠軍將軍仍別將內附叛胡乞步落堅胡劉阿如等作亂瓜肆勅勤北列步若反於沃陽榮並滅

之以功封安平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尋加通直散騎常侍勅勤解律洛陽作逆桑乾西與費也頭牧子迭相掎角榮率騎破洛陽於深井逐牧子於河西進號平北將軍光祿大夫假安北將軍爲北道都督尋除武衛將軍俄加使持節安北將軍都督恒朔討虜諸軍假撫軍將軍進封博陵郡公增邑五百戶其梁郡前爵聽賜第二子時榮率衆至肆州刺史尉慶賓畏惡之閉城不納榮怒攻拔之乃署其從叔羽生爲刺史執慶賓於秀容自是榮兵威漸盛朝廷亦不能罪責也尋除鎮北將軍鮮于修禮之反也榮表東討復進號征東將軍右衛將軍假車騎將軍都督并肆汾廣恒雲六州諸軍事進爲大都督加金紫光祿大夫時杜洛周陷中山於時車駕聲將北討以榮爲左軍不行及葛榮吞洛周凶勢轉盛榮恐其南逼鄴城表求遣騎三千東援相州肅宗不許又遷車騎將軍

右光祿大夫尋進位儀同三司榮以山東賊盛慮其西逸乃遣兵固守滏口以防之復上書曰臣前以二州頻反大軍喪敗河北無援實慮南侵故令精騎三千出援相州京師影響斷其南望賊聞此衆當亦息圖使還奉勅云念生梟勳寶貨受擒醜奴明達並送誠款二輔告讞關隴載寧費穆虎旅大翦妖蠻兩絳狂蜀漸已稽顙又承北海王顥率衆二萬出鎮相州北海皇孫各位崇重鎮撫鄴城實副羣望惟願廣其配衣及機早遣今關西雖平兵未可役山南隣賊理無發召王師雖衆頻被摧北人情危怯實謂難用若不更思方略無以萬全如臣愚量蠕蠕主阿那瓌荷國厚恩未應忘報求乞一使慰喻那瓌卽遣發兵東引直趣下口揚威振武以躡其背北海之軍鎮撫相部嚴加警備以當其前臣麾下雖少輒盡力命自井陘以北隘口以西分防險要攻其肘腋葛榮雖并洛

周威恩未著人類差異形勢可分於是榮遂嚴勒部曲廣召義勇北捍馬邑東塞井陘尋屬肅宗崩事出倉卒榮聞之大怒謂鄭儼徐紇爲之與元天穆等密議稱兵入匡朝廷誅定之乃抗表曰伏承大行皇帝背棄萬方奉諱號躅五內摧剝仰尋詔旨實用驚惋今海內草草異口一言皆云大行皇帝鳩毒致禍臣等外聽訟言內自追測去月二十五日聖體康愈至於二十六日奄忽昇遐卽事觀望實有所惑且天子寢疾侍臣不離左右親貴名醫瞻仰患狀面奉音旨親承顧託豈容不豫初不召醫崩棄曾無親奉欲使天下不爲恠愕四海不爲喪氣豈可得乎復皇后女生稱爲儲兩疑惑朝野虛行慶宥宗廟之靈見欺兆民之望已失使七百危於累卵社稷墜於一朝方選君嬰孩之中寄泊乳抱之日使姦豎專朝賊臣亂紀惟欲指影以行權假形而弄詔此則掩眼捕雀塞耳盜鑊今秦隴塵飛趙魏霧合寶貨醜奴勢逼幽雍葛榮就德憑陵河海楚兵吳卒密邇在郊古人有言邦之不臧隣之福也一旦聞此誰不闕闕竊惟大行皇帝聖德馭宇繼體正君猶邊烽迭舉妖寇不滅況今從佞臣之計隨親戚之談舉潘嬪之女以誑百姓奉未言之兒而臨四海欲使海內安又愚臣所未聞也伏願留聖善之慈回須臾之慮照臣忠誠錄臣至款聽臣赴闕預參大議問侍臣帝崩之由訪禁旅不知之狀以徐鄭之徒付之司敗雪同天之耻謝遠近之怨然後更召宗親推其年德聲副遐邇改承寶祚則四海更蘇百姓幸甚於是遂勒所統將赴京師靈太后甚懼詔以李神軌爲大都督將於大行杜防榮抗表之始遣從子天光親信奚毅及倉頭王相入洛與從弟世隆密議廢立天光乃見莊帝具論榮心帝許之天光等還北榮發晉陽猶疑所立乃以銅鑄高祖

及咸陽王禧等六王子孫像成者當奉為主惟莊帝獨就師次河
內重遣王相密來奉迎帝與兄彭城王劭弟始平王子正於高渚
潛渡以赴之榮軍將士咸稱萬歲於時武泰元年四月九日也十
一日榮奉帝為主詔以榮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
軍開府兼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太原王食邑二萬戶十二日
百官皆朝於行宮十三日榮惑武衛將軍費穆之說乃引迎駕百
官於行宮西北云欲祭天朝士旣集列騎圍遶責天下喪亂明帝
卒崩之由云皆緣此等貪虐不相匡弼所致因縱兵亂害王公卿
士皆斂手就戮死者千三百餘人皇弟皇兄並亦見害靈太后少
主其日暴崩榮遂有大志令御史趙元則造禪文遣數十人遷帝
於河橋至夜四更中復奉帝南還營幕帝憂憤無計乃令人喻旨
於榮曰帝王迭襲盛衰無常旣屬屯運四方瓦解將軍杖義而起
前無橫陳此乃天意非人力也我本相投規存性命帝王重位豈
敢妄希直是將軍見逼權順所請耳今璽運已移天命有在宜時
卽尊號將軍必若推而不居存魏社稷亦任更擇親賢共相輔戴
榮旣有異圖遂鑄金爲已像數四不成時幽州人劉靈助善卜占
爲榮所信言天時人事必不可爾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久而
左悟遂便愧悔於是獻武王榮外兵參軍司馬子如等切諫陳不
可之理榮曰愆誤若是惟當以死謝朝廷今日安危之機計將何
出獻武王等曰未若還奉長樂以安天下於是還奉莊帝十四日
輿駕入宮于時或云榮欲遷都晉陽或云欲肆兵大掠迭相驚恐
人情駭震京邑士子不一存率皆逃竄無敢出者直衛空虛官守
廢曠榮聞之上書曰臣世荷蕃寄征討累年奉忠王室志存效死
直以太后淫亂孝明暴崩遂率義兵扶立社稷陛下登祚之始人

情未安大兵交際難可齊一諸王朝貴橫死者衆臣今粉軀不足塞往責以謝亡者然追榮褒德謂之不朽乞降天慈微申私責無上王請追尊帝號諸王刺史乞贈三司其位班三品請贈令僕五品之官各贈方伯六品已下及白民贈以鎮郡諸死者無後聽繼卽授封爵均其高下節級別科使恩洽存亡有慰生死詔曰覽表不勝鯁塞朕德行無感致滋酷濫尋繹往事實切於懷可如所表自茲已後贈終叨濫庸人賤品動至大官爲識者所不貴武定中齊文襄王始革其失追褒有典焉榮啟帝遣使循城勞問於是人情遂安朝士逃亡者亦稍來歸闕榮又奏請番直朔望之日引見三公令僕尚書九卿及司州牧河南尹洛陽河陰執事之官參論國治經綸王道以爲常式五月榮還晉陽七月詔曰乾坤統物星象贊其功皇王御運股肱匡其業是以周道中缺齊晉立濟世之

忠殷祚或虧彭韋振救時之節自前朝失御厄運荐臻太原王榮爰戴朕躬推臨萬國勲踰伊霍功格二儀王室不壞伊人是賴可柱國大將軍兼錄尚書事餘如故時葛榮將向京師衆號百萬相州刺史李神軌閉門自守賊鋒已過汲郡所在村塢悉被殘略榮啟求討之九月乃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葛榮爲賊旣久橫行河北時衆寡非敵議者謂無制賊之理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乃令其衆曰此易與耳諸人俱辦長繩至便縛取葛榮自鄴以北列陳數十里箕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士馬上各齎神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於戰時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慮廢騰逐也乃分命壯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戰士同奮榮身自陷陳出於賊後表裏合擊

大破之於陳擒葛榮餘衆悉降榮以賊徒既衆若卽分割恐其疑懼或更結聚乃普告勒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喜悅登卽四散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帥量力授用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乃檻車送葛榮赴闕詔曰功格天地錫命之位必崇道濟生民褒賞之名宜大是以有莘贊亳不次之號爰歸渭叟翼周殊世之班載集沉導源積石襲構崐山門踵英猷彌成鴻業抗高天之摧柱振厚地之絕維德冠五侯勲高九伯者哉太原王榮代荷蕃寵世載忠烈入匡頹運出勦元兇使積年之霧倏焉滌蕩數載之塵一朝清譏燕恒旣泰趙魏還蘇比績況功古今莫二若不式稽舊典增是禮數將何以昭德報功遠明國軌可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增邑一萬戶通前三萬餘官悉如故初榮之

將討葛榮也軍次襄垣遂令軍士列圍大獵有雙兔起於馬前榮乃躍馬彎弓而誓之曰中之則擒葛榮不中則否旣而並應弦而殪三軍咸悅及破賊之後卽命立碑於其所號雙兔碑榮將戰之夜夢一人從葛榮索千牛刀而葛榮初不肯與此人自稱我是道武皇帝汝何敢違葛榮乃奉刀此人手持授榮旣寤而喜自知必勝又詔曰我皇魏道契神元德光靈範源先二象化穆五木玉曆與日月惟休金鼎共乾坤俱永而正光之末皇運時屯百揆咸亂九官失叙朝野撫膺士女嗟怨遂使四海土崩九區瓦解逆賊杜周虔劉燕代妖寇葛榮假噬魏趙常山易水戎鼓夜驚冰井叢臺胡塵晝合朔南久已丘墟河北殆成灰燼宗廟懷匪安之慮社稷急不測之憂大丞相太原王榮道鏡域中德光區外神昭藏往思實知來義踵先勲忠資曩烈遂能大建義謀收集忠勇熊羆競逐

虎豹爭先，軒翥南溟，搏休北極，氣震林原，勢動山岳，弔民伐罪，殲此鯨鯢，戮卒多於長平，積器高於熊耳，秦晉聞聲而喪膽，齊莒側聽而讙息，中興之業，是乎再隆，太平之基，茲焉更始，雖復伊霍宣翼之功，桓文崇贊之道，何足以髣髴鴻蹤，比勲盛烈，道格普天，仁沾率土，振古以來，未有其比，若不廣錫山河，犬開土宇，何以表大義之崇高，標盛德之廣遠，可以冀州之長樂，相州之南趙，定州之博陵，滄州之浮陽，平州之遼西，燕州之上谷，幽州之漁陽等七郡，各萬戶，通前滿十萬戶，爲太原國邑，又進位太師，餘如故，建義初，北海王元顥南奔，蕭衍衍乃立爲魏主，資以兵將，時邢杲寇亂，三齊與顥應接朝廷，以顥孤弱，不以爲慮，永安三年春，詔大將軍元穆先平齊地，然後回師征顥，顥以大軍未還，乘虛徑進，既陷梁國，鼓行而西，滎陽虎牢並皆不守，五月，車駕出幸河北，事出不虞，天

下改望，榮聞之，卽時馳傳朝行宮於上黨，之長子行其部分，輿駕於是南轅，榮爲前驅，旬日之間，兵馬大集，資糧器仗，繼踵而至，天穆旣平，邢杲亦渡河，以會車駕，顥都督宗正珍孫河內太守元襲固守不降，榮攻而剋之，斬珍孫，元襲以狗帝幸河內，城榮與顥相持於河上，顥令都督安豐王延明緣河據守，榮旣未有舟船，不得卽渡，議欲還北，更圖後舉，黃門郎楊侃高道穆等並謂大軍若還，失天下之望，固執以爲不可，語在侃等傳，屬馬渚諸楊云，有小船數艘，求爲鄉導，榮乃令都督余朱兆等率精騎夜濟，登岸奮擊，顥子領軍將軍冠受率馬步五千拒戰，兆大破之，臨陳擒冠受，延明聞冠受見擒，遂自逃散，顥便率麾下南奔，事在其傳，車駕渡河，入居華林園，詔曰：周武奉時，藉十亂以纂曆，漢祖先天，資三傑以除暴理民，濟治斯道，未爽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丞相太原王榮，蘊

伏風煙抱含日月揔竒正以成術兼文武而爲資昔處亂朝韜光
戢翼秣馬冀北厲兵晉陽佇龍顏而振腕想日角以歎息忠勇奮
發虎士如林義功始立所向風靡故能芟夷羣惡振此頽綱俾朕
寡昧獲承鴻緒雖大位克正而衆盜未息葛榮跋扈仍亂中原建
旗伐罪授首殲馘元顯兇頑構成巨釁阻弄吳楚虧汗宗社朕徒
御北徂劬勞鞍甲王聞難星奔一舉大定下洽民和上匡王室鴻
勲巨績書契所未紀飲至策勳事絕於比況非常之功必有非常
之賞可天柱大將軍此官雖訪古無聞今員未有太祖已前增置
此號式遵典故用錫殊禮又宜開土宇可增封十萬通前二十萬
加前後部羽葆鼓吹餘如故榮尋還晉陽先是葛榮枝黨韓婁仍
據幽平二州榮遣都督侯淵討斬之時賊帥万俟醜奴蕭寶寅擁
衆幽涇兇勢日盛榮遣其從子天光爲雍州刺史令率都督賀拔

岳侯莫陳悅等總衆入關討之天光旣至雍州以衆少不敵逡巡
未集榮大怒遣其騎兵參軍劉貴馳驛詣軍加天光杖罰天光等
大懼乃進討連破之擒醜奴寶寅並檻車送闕天光又擒王慶雲
万俟道樂關西悉平於是天下大難便以盡矣榮性好獵不舍寒
暑至於列圍而進必須齊一雖遇阻險不得回避虎豹逸圍者坐
死其下甚苦之太宰元天穆從容謂榮曰大王動濟天下四方無
事惟宜調政養民順時蒐狩何必盛夏馳逐傷犯和氣榮便攘肘
謂天穆曰太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者此是人臣常節葛榮
之徒本是奴才乘時作亂妄自署假譬如奴走擒獲便休頃來受
國大寵未能開拓境土混一海內何宜今日便言勳也如聞朝士
猶自寬縱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馬校獵高原令貪汚朝貴入圍搏
虎仍出魯陽歷三荆悉擁生蠻北填六鎮回軍之際因平汾胡明

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萬戶侯如其不降徑渡數千騎便往縛取待六合寧一八表無塵然後共兄奉天子巡四方觀風俗布政教如此乃可稱勲耳今若止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榮身雖居外恒遙制朝廷廣布親戚列爲左右伺察動靜大小必知或有僥倖求官者皆詣榮承候得其啟請無不遂之曾關補定州曲陽縣令吏部尚書李神儁以階懸不奏別更擬人榮聞大怒卽遣其所補者往奪其任榮使入京雖復微蔑朝貴見之莫不傾靡及至闕下未得通奏恃榮威勢至乃忿怒榮曾啟北人爲河南諸州莊帝未許天穆人見面啟曰天柱既有大功若請普代天下官屬恐陛下亦不得違之如何啟數人爲州便停不用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爲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理此事復何足論榮聞所啟不允大爲恚恨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

用我語莊帝外迫於榮恒怏怏不悅兼懲榮河陰之事恐終難保又城陽王徽侍中李或等欲擅威權懼榮害之復相閒構日月滋甚於是莊帝密有圖榮之意二年九月榮啟將入朝朝士慮其有變莊帝又畏惡之榮從弟世隆與榮書勸其不來榮妻北鄉郡長公主亦勸不行榮並不從帝旣圖榮榮至入見卽欲害之以天穆在并恐爲後患故隱忍未發榮之入洛有人告榮云帝欲圖之榮卽具奏帝曰外人告云亦言王欲害我我豈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人謁帝從人不過數十又皆挺身不持兵仗及天穆至帝伏兵於明光殿東廊引榮及榮長子菩提天穆等俱入坐定光祿少卿魯安典御李侃晞等抽刀而至榮窘迫起投御坐帝先橫刀膝下遂手刃之安等亂斫榮與天穆菩提同時俱死榮時年三十八於是內外喜叫聲滿京城旣而大赦前廢帝初世隆等得志乃詔曰

故使持節侍中都督河北諸軍事天柱大將軍大丞相太師領左
右兼錄尚書北道大行臺太原王榮功濟區夏誠貫幽明天不愆
遺奄從物化追終褒績列代通謨紀德銘勳前王令軌可贈假黃
鉞相國錄尚書事司州牧使持節侍中將軍王如故又詔曰故假
黃鉞持節侍中相國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天柱大將軍司州
牧太原王榮惟岳降靈應期作輔功侔伊霍德契桓文方籍棟梁
永康國命道長運短震悼兼深前已褒贈用彰厥美然禮數弗窮
文物有闕遠近之望猶或未盡宜循舊典更加殊錫可追號爲晉
王加九錫給九旒鑿輅虎賁班劍三百人輜輶車準晉太宰安平
獻王故事謚曰武詔曰武泰之末乾樞中圯丕基寶命有若綴旒
晉王榮固天所縱世秉忠誠一匡邦國再造區夏俾我顏綱於斯
復振雖勳銘王府德被管絃而從祀之禮於茲尚闕非所以酬懋

賞於當時騰殊績於不朽宜遵舊典配享高祖廟庭

菩提蕭宗末拜羽林監尋轉直閣將軍孝莊初以榮翼戴之勳超
授散騎常侍平北將軍中書令轉太常卿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加侍中特進死時年十四前廢帝初贈侍中驃騎大將軍
司徒公冀州刺史謚曰惠

菩提弟又羅孝莊初除散騎常侍武衛將軍初襲梁郡公又進爵
爲王尋卒贈侍中車騎將軍司空公雍州刺史

又羅弟文殊建義初封平昌郡開國公進爵爲王孝靜初轉襲榮
爵太原王薨於晉陽時年九歲

文殊弟文暢初封昌樂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以榮破葛賊之勳
進爵爲王增邑千戶超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後除肆州刺史仍
本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武定三年春坐與前東郡太守任曹等

謀反伏誅時年十八

文暢弟文略襲爵梁郡王武定末撫軍將軍光祿大夫

史臣曰太祖撫運乘時奄開王業世祖以武功一海內高祖以文德革天下世宗之後政道頗虧及明皇幼冲女主南面始則于忠專恣繼以元叉權重握賞罰之柄擅生殺之威榮悴在親疎貴賤由離合附會者結之以子女進趨者要之以金帛且佞諛用事功勤不賞居官肆其聚斂乘勢極其陵暴於是四海囂然已有羣飛之漸矣逮於靈后反政宣淫於朝鄭儼手運天機口吐王制李軌徐紇刺促以求先元略元徽喔咻以競入私利畢舉公道盡亡遐邇怨憤天下鼎沸傾覆之徵於此至矣尔朱榮緣將帥之列藉部眾之用屬肅宗暴崩民怨神怒遂有匡頽拯弊之志援主逐惡之圖蓋天啟之也於是上下離心文武解體咸企忠義之聲俱聽桓

文之舉勞不汗馬朝野靡然扶翼懿親宗祏有主祀魏配天不殞舊物及夫擒葛榮誅元顥戮邢杲翦韓婁配奴寶貨咸梟馬市此諸魁者或據象魏或僭號令人謂秉皇符身各謀帝業非徒鼠竊狗盜一城一聚而已苟非榮之致力剋夷大難則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也然則榮之功烈亦已茂乎而始則希覬非望睥睨宸極終乃靈后少帝沈流不反河陰之下衣冠塗地此其所以得罪人神而終於夷戮也向使榮無姦忍之失修德義之風則彭韋伊霍夫何足數至於末迹見猜地逼貽斃斯則蒯通致說於韓王也

朱明鑑云榮傳有二失論四章彭伊霍不與焉廣載詔文代爾朱揚厲一失跋扈巨跡夤鄒瑣狀一失

論所云稱受子榮文略金代作佳傳者也愚謂在叔為篤論不足深怪孝昌正光間靈太后淫縱不

制鄭儼李神軌濁亂宮闈狼不食子甘心醜兒此時尚雄無師氣豈欲死即河陰之役太楊酷濫哀朝貴

既德鬼朴奚辭蕭斧亦謂元義即為猶賊不得不以廢靈太后為快學爾朱榮即為剽虜不得不以

魏太后為大功。况乎葛榮驅元顛除蕭寶寅。万侯醜奴。歷平劇難。厥勳不細。倘其心莊帝。不萌悖
逆。毀趙元則之禪文。斥李顯和。九錫。謂章彭伊霍。夫復何過。况魏收所論。不及語。非正辭乎。愚
故青其失。併為釋謗。

魏書卷七十四

列傳第六十二

終

魏書卷七十四
列傳第六十二

魏書卷七十五

列傳第六十三

魏書卷七十五
列傳第六十三

朱兆

朱彥伯

朱度律

朱天光

朱兆字萬仁。榮從子也。少驍猛。善騎射。手格猛獸。躡捷過人。數
從榮遊獵。至於窮巖絕澗。人所不能升降者。兆先之。榮以此特加
賞愛。任為爪牙。榮曾送臺使。見二鹿。乃命兆前止。授二箭。曰。可取
此鹿。供今食也。遂停馬構火以待之。俄然兆獲其一。榮欲矜夸。使
人責兆曰。何不盡取。杖之五十。後以軍功除平遠將軍。步兵校尉。
榮之入洛。兆兼前鋒都督。及孝莊。即除中軍將軍。金紫光祿。

大夫又假驍騎將軍建興太守尋除使持節車騎將軍武衛將軍左光祿大夫都督潁川郡開國公食邑千二百戶後從上黨王天穆討平邢杲及元顥之屯於河橋榮遣兆與賀拔勝等自馬渚西夜渡數百騎襲擊顥子勉受擒之又進破安豐王延明顥於是退走莊帝還宮論功除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八百戶爲汾州刺史復增邑一千戶尋加侍中驃騎大將軍又增邑五百戶及尒朱榮死也兆自汾州率騎據晉陽元暉立授兆大將軍爵爲王兆與世隆等定謀攻洛兆遂率衆南出進達太行大都督源子恭下都督史仵龍開壘降兆子恭退走兆輕兵倍道從河梁西涉渡掩襲京邑先是河邊人夢神謂已曰尒朱家欲渡河用尒作灑波津令爲之縮水脉月餘夢者死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淺處以草往往表插而導道焉忽失其所在兆遂策馬涉渡是日

暴風鼓怒黃塵漲天騎叩宮門宿衛乃覺彎弓欲射袍撥弦矢不得發一時散走帝步出雲龍門外爲兆騎所繫幽於永寧佛寺兆撲殺皇子汙辱妃嬪縱兵虜掠停洛旬餘先令衛送莊帝於晉陽兆後於河梁監閱財貨遂害帝於五級寺初兆將向洛也遣使招齊獻武王欲與同舉王時爲晉州刺史謂長史孫騰曰臣而伐君其逆已甚我今不往彼必致恨卿可往申吾意但云山蜀未平今方攻討不可委之而去致有後憂定蜀之日當隔河爲犄角之勢如此報之以觀其趣騰乃詣兆及之於并州大谷具申王言兆殊不悅且曰還白高兄弟有吉夢今段之行必有剋獲騰問王夢如何兆荅曰吾比夢吾亡父登一高堆堆旁之地悉皆耕熟唯有馬藳草株往往猶在吾父問言何故不拔左右云堅不可去吾父顧我令下拔之吾手所至無不盡出以此而言往必有利騰還具報

王曰兆等猖狂舉兵犯上吾今不同猜忌成矣勢不可反事亦朱
今也南行天子列兵河上兆進不能渡退不得還吾乘山東下出
其不意此徒可以一舉而擒俄而兆剋京師孝莊幽繫都督尉景
從兆南行以書報王王得書大驚召騰示之曰卿可馳驛詣兆示
以謁賀密觀天子今在何處爲隨兆軍府爲別送晉陽脫其送并
卿宜馳報吾當於路邀迎唱大義於天下騰晨夜驅馳已遇帝於
中路王時率騎東轉聞帝已渡於是西還仍與兆書陳其福禍不
宜害天子受惡名兆怒不納帝遂暴崩初榮旣死莊帝詔河西人
紇豆陵步蕃等令龔秀容兆入洛後步蕃兵勢甚盛南逼晉陽兆
所以不暇留洛回師禦之兆雖驍果本無策略頻爲步蕃所敗於
是部勒士馬謀出山東令人頻徵獻武王於晉州乃分三州六鎮
之人令王統領旣分兵別營乃引兵南出以避步蕃之銳步蕃至

於樂平郡王與兆還討破之斬步蕃於秀容之石鼓山其衆退走
兆將數十騎詣王通夜宴飲後還營招王王知兆難信未能顯示
將欲詣之臨上馬長史孫騰牽衣而止兆乃隔水責罵騰等於是
各去王還自襄垣東出兆歸晉陽及前廢帝立授兆使持節侍中
都督中外諸軍事相國大將軍領軍將軍領左右并州刺史兼錄
尚書事大行臺又以兆爲天柱大將軍兆謂人曰此是叔父終官
我何敢受遂固辭不拜尋加都督十州諸軍事世襲并州刺史齊
獻武王之剋殷州也兆與仲遠度律約共討之仲遠度律次於陽
平兆出井陘屯於廣阿衆號十萬王廣繼反間或云世隆兄弟謀
欲害兆復言兆與王同圖仲遠等於是兩不相信各致猜疑徘徊
不進仲遠等頻使斛斯椿賀拔勝往喻之兆輕騎三百來就仲遠
同坐幕下兆性麤獷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嘯凝望深疑仲遠等

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遣椿勝等追而曉譬兆遂拘縛將還經日放遣仲遠等於是奔退玉乃進擊兆兆軍大敗兆與仲遠度律遂相疑阻久而不和世隆請前廢帝納兆女爲后兆乃大喜世隆厚禮喻兆赴洛深示卑下隨其所爲無敢違者兆與天光度律更自信約然後大會於韓陵山戰敗復奔晉陽遂大掠并州城內獻武王自鄴進討之兆遂走於秀容王又追擊度赤洪嶺破之衆並降散兆竄於窮山殺所乘馬自縊於樹王收而葬之兆果於戰鬥每有征伐常居鋒首當時諸將伏其材力而麤脫少智無將領之能榮雖竒其膽決然每云兆不過將三千騎多則亂矣

兆弟智虎前廢帝封爲安定王驃騎大將軍肆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與兆俱走獻武王擒之於梁郡岢嵐南山赦之後死於晉陽余朱彥伯榮從弟也祖侯真高祖時并安二州刺史始昌侯父買

珍世宗時武衛將軍出爲華州刺史彥伯性和厚釋褐奉朝請累遷奉車都尉爲榮府長史元暉立以爲侍中前廢帝潛默龍花佛寺彥伯敦喻往來尤有勤款廢帝旣立余朱兆以已不預謀大爲忿恚將攻世隆詔令華山王鷲兼尚書僕射北道大使尉喻兆兆猶不釋世隆復遣彥伯自往喻之兆乃止及還帝醢彥伯於顯陽殿時侍中源子恭黃門郎竇瑗並侍坐彥伯曰源侍中比爲都督與臣相持於河內當爾之時旗鼓相望眇如天隔寧期同事陛下今日之歡也子恭曰蒯通有言犬吠非其主他日之事永安猶今日之事陛下耳帝曰源侍中可謂有射鈎之心也遂令二人極醉而罷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右光祿大夫馬場大都督封傳陵郡開國公後進爵爲王又遷司徒于時炎旱有勸彥伯解司徒者乃上表遜位詔許之俄除儀同三司侍中彥伯於兄弟之中差無

過患天光等敗於韓陵彥伯欲領兵屯河橋以為聲勢世隆不從
及張勸等掩襲世隆彥伯時在禁直從長孫稚等於神虎門啟陳
齊獻武王義功既振將除朱廢帝令舍人郭崇報彥伯知彥伯
良貝出走為人所執尋與世隆司斷於蘭闔門小懸首於斛折春
習李記言曰朱仲遠言比來行臺採募者皆得權立中正在軍定第斟酌受官今求兼置權制軍要從之於是隨情補授肆意聚斂魏
初帝正見衛瓘李重傳余嘗以為曹操能以鄉論第人材使不得由軍功雜進故其後有正始勝流之目今拓跋跋壞軍立中正爵由意与
官以賄成蓋襲其名以遂強臣之欲而魏由此亡然則魏尚土功首差六級下吏罰作馮唐以為過非權在上亦不能也

多見從而仲遠摹寫榮書又刻榮印與尚書令史通為姦誣造榮
啟表請人為官大得助貨以資酒色落魄無行及孝莊即除直
寢寧遠將軍步兵校尉尋特除平北將軍建興太守頓丘縣開國
侯邑五百戶後加散騎常侍及改郡立州遷使持節車騎將軍建
州刺史加侍中進爵為公增邑五百戶尋改封清河郡又加車騎

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轉使持節本將軍徐州刺史兼尚書左僕射
三徐州大行臺尋進督三徐州諸軍事餘如故仲遠上言曰將統
參佐人數不足事須在道更僕以克其員竊見比來行臺採募者
皆得權立中正在軍定第斟酌授官今求兼置權濟軍要詔從之
於是隨情補授肆意聚斂朱榮死仲遠勒眾來向京師攻陷西
兗州將逼東郡莊帝詔諸督將絡繹進討並為仲遠所敗又詔都
督鄭先護及右衛將軍賀拔勝共討之勝戰不利仍降仲遠尋朱
朱兆入洛先護眾散而走前廢帝立除使持節侍中都督三徐二
兗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東道大都督大
行臺進爵彭城王尋加大將軍又兼尚書令竟不之州遂鎮於大
梁仲遠遣使請準朝式在軍鳴騶帝覽啟笑而許之其肆情如此
復進督東道諸軍本將軍兗州刺史餘如故仲遠天性貪暴大宗

過患天光等敗於韓陵彥伯欲領兵屯河橋以爲聲勢世隆不從及張勸等掩襲世隆彥伯時在禁直從長孫稚等於神虎門啟陳齊獻武王義功既振將除余朱廢帝令舍人郭崇報彥伯知彥伯狼狽出走爲人所執尋與世隆同斬於閶闔門外懸首於斛斯椿門樹傳首於齊獻武王先是洛中謠曰三月末四月初揚灰簸土覓真珠又曰頭去項脚根齊驅上樹不須梯至是並驗

彥伯弟仲遠頗知書計肅宗末年余朱榮兵威稍盛諸有啟謁率多見從而仲遠摹寫榮書又刻榮印與尚書令史通爲姦誣造榮啟表請人爲官大得財貨以資酒色落魄無行及孝莊卽阼除直寢寧遠將軍步兵校尉尋特除平北將軍建興太守頓丘縣開國侯邑五百戶後加散騎常侍及改郡立州遷使持節車騎將軍建州刺史加侍中進爵爲公增邑五百戶尋改封清河郡又加車騎

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轉使持節本將軍徐州刺史兼尚書左僕射三徐州大行臺尋進督三徐州諸軍事餘如故仲遠上言曰將統參佐人數不足事須在道更僕以克其員竊見比來行臺採募者皆得權立中正在軍定第斟酌授官今求兼置權濟軍要詔從之於是隨情補授肆意聚斂余朱榮死仲遠勒衆來向京師攻陷西兗州將逼東郡莊帝詔諸督將絡繹進討並爲仲遠所敗又詔都督鄭先護及右衛將軍賀拔勝共討之勝戰不利仍降仲遠尋余朱兆入洛先護衆散而走前廢帝立除使持節侍中都督三徐二兗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東道大都督大行臺進爵彭城王尋加大將軍又兼尚書令竟不之州遂鎮於大梁仲遠遣使請準朝式在軍鳴騶帝覽啟笑而許之其肆情如此復進督東道諸軍本將軍兗州刺史餘如故仲遠天性貪暴太宗

富族誣之以反歿其家口簿籍財物皆以入已丈夫死者投之河流如此者不可勝數諸將婦有美色者莫不被其淫亂自榮陽以東輸稅悉入其軍不送京師時天光控關右仲遠在大梁兆據并州世隆居京邑各自專恣權彊莫比焉所在並以貪虐爲事於是四方解體又加太宰解大行臺仲遠專恣尤劇方之彥伯世隆最爲無禮東南牧守下至民俗比之豺狼特爲患苦後移屯東郡率衆與度律等拒齊獻武王尒朱兆領騎數千自晉陽來會軍次陽平王縱以間說仲遠等迭相猜疑狼狽遁走後與天光等於韓陵戰敗南走東郡仍奔蕭衍死於江南

仲遠弟世隆字榮宗肅宗末爲直齋轉直寢後兼直閤加前將軍尒朱榮表請入朝靈太后惡之令世隆詣晉陽慰喻榮榮因欲留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令世隆來今若遂住便有凶備非計之善

者榮乃遣之榮舉兵南出世隆遂遁走會榮於上黨建義初除給事黃門侍郎莊帝卽位乃特除侍中領軍將軍左衛將軍領左右肆州大中正封樂平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二百戶又除車騎將軍兼領軍俄授左光祿大夫兼尚書右僕射尋卽真元顥逼大梁詔假儀同三司前軍都督鎮虎牢世隆不關世事無將帥之略顥既剋榮陽擒行臺陽回世隆懼而遁還莊帝倉卒北巡世隆之罪也駕在河內假驃騎大將軍行臺右僕射都督相州諸軍事相州刺史當州都督及車駕還宮除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攝選左右廂出入又以停年格取士頗爲猥滯所稱又請解侍中詔加散騎常侍莊帝之將圖尒朱榮也或有榜世隆門以陳其狀者世隆封以呈榮勸其不入榮自恃威疆不以爲意遂手毀密書唾地曰世隆無膽誰敢生心及榮死世隆奉榮妻燒西陽門率衆夜走北攻

河橋殺武衛將軍奚毅率衆還戰大夏門外朝野震懼憂在不測莊帝遣前華陽太守段育慰喻世隆斬之以徇會李苗燒絕河梁世隆乃北遁建州刺史陸希質閉城拒守世隆攻剋之盡殺城人以肆其忿及至長子與度律等共推長廣王曄爲主曄以世隆爲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樂平郡王加太傅行司州牧增邑五千戶先赴京師會兆於河陽兆旣平京邑自以爲功讓世隆曰叔父在朝多時耳目應廣如何不知不聞令天柱受禍按劍瞋目聲色甚厲世隆遜辭拜謝然後得已世隆深恨之時仲遠亦自滑臺入京世隆與兄弟密謀以元曄疎遠欲推立前廢帝而余朱度律意在寶炬乃曰廣陵不言何以主天下世隆兄彥伯密相敦喻乃與度律同往龍花佛寺觀之後知能語遂行廢立初世隆之爲僕射自憂不了乃取尚書文簿在家省閱性聰解積十餘日然後視事又

畏余朱榮威深自克勉留心几案傍接賓客遂有解了之名榮死之後無所顧懼及爲尚書令常使尚書郎宋遊道邢昕在其宅聽視事東西別坐受納訴訟稱命施行其專恣如此旣總朝政生殺自由公行淫佚無復畏避信任羣小隨其與奪又欲收軍人之意加汎除授皆以將軍而兼散職督將兵吏無虛號者自此五等大革其弊世隆兄弟羣從各擁疆兵割剝四海極其暴虐姦諂蛆酷多見信用溫良名士罕預腹心於是天下之人莫不厭毒世隆尋讓太傅改授太保又固辭前廢帝特置儀同三師之官次上公之下以世隆爲之贈其父買珍使持節侍中相國錄尚書事都督定相青齊濟五州諸軍事大司馬定州刺史及齊獻武王起義兵仲遠度律等愚戇恃疆不以爲慮而世隆獨深憂恐及天光戰敗世

隆請出收兵前廢帝不許世隆令其外兵參軍陽叔淵單騎馳赴北中簡閱敗衆以次內之而斛斯椿未得入城詭說叔淵曰天光部下皆是西人聞其欲掠京邑遷都長安宜先內我以為其備叔淵信而內之椿既至橋盡殺世隆黨附令行臺長孫稚詣闕奏狀別使都督賈智張勸率騎掩執世隆與兄彥伯俱斬之時年三十三初世隆曾與吏部尚書元世儁握槊忽聞局上歘然有聲一局之子盡皆倒立世隆甚惡之世隆又曾晝寢其妻奚氏忽見有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怖就視而世隆寢如故也既覺謂妻曰向夢人斷我頭去意殊不適又此年正月晦日令僕並不上省西門不開忽有河內太守田怙家奴告省門亭長云今且為令王借車牛一乘終日於洛濱遊觀至晚王還省將軍出東掖門始覺車上無褥請為記識時世隆封王故呼為令王亭長以令僕不上西門

不開無車入省兼無車跡此奴固陳不已公文列訴尚書都令史謝遠疑謂妄有假借白世隆付曹推檢時都官郎穆子容窮究之奴言初來時至司空府西欲向省令王嫌遲遣二防閣捉儀刀催車車入到省西門王嫌牛小繫於闕下槐樹更將一青牛駕車令王著白紗高頂帽短黑色儻從皆裙襦袴褶握板不似常時章服遂遣一吏將奴送入省中廳事東閣內東廂第一屋中其屋先常閉簾子容以西門不開忽言從入此屋常閉奴言在中詰其虛罔奴云此屋若閉求得開看屋中有一板牀牀上無席大有塵土兼有一甕米奴拂牀而坐兼畫地戲弄甕中之米亦握看之定其閉者應無事驗子容與謝遠自入看之戶閉極久全無開跡及入拂牀畫地蹤緒歷然米亦符同方知不謬具以此對世隆悵然意以為惡未幾見誅

世隆弟世承莊帝初爲寧朔將軍步兵校尉樂城縣開國伯又特除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左衛將軍尋加侍中領御史中尉世承人亦猥劣備員而已及元顥內逼詔世承守轅轅世隆棄虎牢不暇追告尋爲元顥所擒斃之莊帝還宮贈使持節都督冀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徒冀州刺史追封趙郡公

世承弟弼字輔伯前廢帝初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朝陽縣開國伯又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領左右改封河間郡公尋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天光等之赴韓陵也世隆以其府長史房謨兼尚書爲齊州行臺召募士馬以趣四瀆關弼總東陽之衆亦赴亂城疑揚聲北渡以爲犄角之勢及天光等敗弼乃還州世隆既擒弼欲奔蕭衍數與左右割臂爲約弼帳下都督馮紹隆爲弼信待乃說弼曰今方同契闊須更約盟宜可當心瀝

血示衆以信弼乃從之遂大集部下弼乃踞胡牀令紹隆持刀披心紹隆因推刃殺之傳首京師

余朱度律榮從父弟也鄙朴少言爲統軍從榮征伐莊帝初除安西將軍光祿大夫封樂鄉縣開國伯尋轉安北將軍朔州刺史復除單州刺史後加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又除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兼京畿大都督榮死與世隆赴晉陽元暉之立以度律爲太尉公四面大都督封常山王與余朱兆入洛兆還晉陽留度律鎮京師前廢帝時爲使持節侍中大將軍太尉兼尚書令東北道大行臺與仲遠出拒義旗齊獻武王聞之與余朱兆遂相疑貳自敗而還度律雖在軍戎聚斂無厭所至之處爲百姓患毒其母山氏聞度律敗遂恚憤而發病及度律至母責之曰汝旣荷國恩無狀反叛我何忍見他屠戮汝也言終而卒時人怪異之後解大行臺總隸

長孫稚戰於韓陵敗還解斯椿先據河梁度律欲攻之會大雨晝夜不止士馬疲頓弓矢不得施用遂西走於灑波津爲人擒執椿囚之送於齊獻武王王送於洛斬之都市

余朱天光榮從祖兄子少勇決善弓馬榮親愛之每有軍戎事要常預謀策孝昌末榮將擁衆南轉與天光密議既據并肆仍以天光爲都將總統肆州兵馬肅宗崩榮向京師以天光攝行肆州委以後事建義初特除撫軍將軍肆州刺史長安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榮將討葛榮留天光在州鎮其根本謂之曰我身不得至處非汝無以稱我心永安中加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北秀容第一酋長尋轉衛將軍大將軍元天穆東征邢杲詔天光以本官爲使持節假鎮東將軍都督隸天穆討破之元顥入洛天光與天穆會榮於河內榮發之後并肆不安詔天光以本官兼尚書僕射爲并肆

雲恒朔燕蔚顯汾九州行臺仍行并州委以安靜之天光至并州部分約勒所在寧輯顥破尋還京師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改封廣宗郡公增邑一千戶仍爲左衛將軍建義元年夏万俟醜奴僭大號朝廷憂之乃除天光使持節都督雍岐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雍州刺史率大都督武衛將軍賀拔岳大都督侯莫陳悅等以討醜奴天光初行唯配軍士千人詔發京城已西路次民馬以給之時東雍赤水蜀賊斷路詔侍中楊侃先行曉慰并徵其馬侃雖入慰勞而蜀持疑不下天光遂入關擊破之簡取壯健以克軍士悉收其馬至雍又稅民馬合得萬餘匹以人馬寡少停留未進榮遣責之杖天光一百榮復遣軍士二千人以赴天光令賀拔岳率千騎先驅至岐州界長城西與醜奴行臺尉遲菩薩相遇遂破擒之獲騎士三千步卒萬餘醜奴棄岐州走還安定置柵於平

亭天光發雍至岐與岳合勢於汧渭之間停軍牧馬宣言遠近曰
今時將熱非可征討待至秋涼別量進止醜奴每遣窺覘有執送
者天光寬而問之仍便放遣免者傳其待秋之言醜奴謂以爲實
分遣諸軍散營農稼在岐州之北百里涇川使其太尉侯伏侯元
進領兵五千據險立柵且耕且守在其左右千人已下爲一柵者
乃復數處天光知其勢分遂密嚴備晡時潛遣輕騎先行斷路以
防賊知於後諸軍盡發昧旦攻圍元進大柵拔之諸所俘執並皆
放散須臾之間左右諸柵悉來歸欵前去涇州百八十里通夜徑
進後日至城賊涇州刺史侯幾長貴疑仍以城降醜奴棄平亭而
走欲趨高平天光遣岳輕騎急追明日及醜奴於平涼長平坑一
戰擒之天光明便共逼高平城內執送蕭寶夤而降賊行臺万俟
道洛率衆六千人入山不下時高平大旱天光以馬乏草乃退於

城東五十許里息衆牧馬於是涇豳二夏北至靈州賊黨結聚之
類並來歸降天光遣都督長孫邪利率二百人行原州事以鎮之
道洛招誘城人來掩襲殺邪利并其所部天光與岳悅等馳赴之
道洛出城拒戰暫交便退追殺千餘人道洛還走入山城復降附
天光遣慰喻道洛不從乃率衆西依牽屯山據險自守榮責天光
失邪利不獲道洛復遣使杖之一百詔降爲散騎常侍撫軍將軍
雍州刺史削爵爲侯天光與岳悅等復向牽屯討之天光身討道
洛道洛戰敗率數千騎而走追之不及遂得入隴投略陽賊帥王
慶雲慶雲以道洛驍果絕倫得之甚喜便謂大事可圖乃自稱皇
帝以道洛爲大將軍天光欲討之而莊帝頻勅榮復有書以隴中
險邃兼天盛暑令待冬月而天光知其可制乃率諸軍入隴至慶
雲所居永洛城慶雲道洛出城拒戰天光復射中道洛臂矢弓還

走破其東城賊遂併趨西城城中無水衆聚熱渴有人走降言慶雲道洛欲突出死戰天光恐失賊帥燼燹未已乃遣謂慶雲曰力屈如此可以早降若未敢決當聽諸人今夜共議明晨早報而慶雲等冀得小緩待夜突出報天光云請待明日天光因謂曰相知須水今爲小退任取河飲賊衆安悅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人多作木槍各長七尺至黃昏時布立人馬爲防衛之勢周匝立槍要路加厚又伏人槍中備其衝突兼令密縛長梯於城北其夜慶雲道洛果便突出馳馬先進不覺至槍馬各傷倒伏兵便起同時擒獲餘衆皆出城南遇槍而止城北軍士登梯上城賊徒路窮乞降至明盡收其仗天光岳悅等議悉坑之死者萬七千人分其家口於是三秦河渭瓜涼鄯善咸來欵順天光頓軍略陽詔復天光前官爵尋加侍中儀同三司增邑至三千戶秦州城民謀殺刺史駱

超超覺走歸天光天光復與岳悅等討平之南秦滑城人謀害刺史辛琛顯琛顯走赴天光天光遣帥臨之皆剋定初賊帥夏州人宿勤明達降天光於平涼後復北走收聚部類謀爲逆攻降人叱于麒麟欲并其衆麒麟請救於天光天光遣岳討之未至明達走於東夏岳聞榮死故不追之仍還涇州以待天光天光亦下隴與岳圖入洛之策進至雍州北破叛已疑詔遣侍中朱瑞詣天光慰喻天光與岳謀欲令帝外亦別更推立乃頻啟云臣實無異心惟仰奉天顏以申宗門之罪又其下寮屬啟云天光密有異圖願思勝筭以防微意旣而莊帝進天光爵爲廣宗王元曄又以爲隴西王及聞介朱兆已入京師天光乃輕騎向都見世隆等尋便還雍世隆等議廢元曄更舉親賢遣使告天光天光與定策立前廢帝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尚書令關西大行臺天光北出夏州遣將討

宿勤明達擒之送洛時費也頭帥紇豆陵伊利万俟受洛于等據有河西未有所附天光以齊獻武王起兵信都內懷憂恐不復北事伊利等但微遣備之而已又除大司馬於時獻武王義軍轉盛余朱兆仲遠等既經敗退世隆累使徵天光天光不從後令斛斯椿苦要天光云非王無以能定豈可坐看宗家之滅也天光不得已而東下與仲遠等敗於韓陵斛斯椿等先還於河梁拒之天光既不得渡西北走遇雨不可前進乃執獲之與度律送於獻武王王致於洛斬於都市年三十七余朱專恣分裂天下各據一方天光有定關西之功差不酷暴比之兆與仲遠為不同矣

史臣曰余朱兆之在晉陽天光之據隴右仲遠鎮捍東南世隆專秉朝政于時立君廢主易於奕基慶賞威刑咸出於已若使布德行義憂公忘私唇齒相依同心協力則磐石之固未可圖也然是

庸才志識無遠所爭唯權勢所好唯財色譬諸溪壑有其豺狼天下失望人懷怨憤遂令勅敵得容覘間心腹內阻形影外合是以廣阿之役葉落水離韓陵之戰土崩瓦解一旦殄滅豈不哀哉傳稱師克在和詩云貪人敗類貪而不和難以濟矣

朱明鑑論兆傳云天柱日不列高歡一日附秀容高歡日不列則侯景日附渤海侯其既死他無慮

則乘間而起各擇私圖奸雄心事大都同也史官作兆傳言高王忠義惡兆犯順真其必敗將舉義師以

夾輔王室由此言之高歡詢魏家純臣矣步藩之師曾被大行密詔高歡何故代兆摧拉高王又將如狗為

人嗾也兆之爾朱弱颺去爾朱強復依人反覆觀望以規利便彼所以不與兆協規者兆屬粗人計可縛

取爾朱一族期切強近人身既惡啖之則不皆可下咽故假大義之名滅親暱之黨媮取權藉自開伯

府其於魏室存亡莊帝生死猶之秦越肥瘠何足介意史官曲為美言將無所謂顏厚有愧耶

曰不然此來諸將酒肉既豐高王府中美官可飲而斧質可惧欲與俱并百態出矣

又云秀容渤海術本一家爾朱以輕狎隕躬高氏以深奸定霸史官不審加高氏以義舉之文

魏叔仕齊。諺言如黃。固無足怪。北史仍襲隋說。豈不受北來酒肉之贈耶。
據天光傳云。建義元年夏。万俟醜奴擊蕭寶寅于靈州。禽之。遂僭大號。及寶寅本傳。復云。
与侯終德戰敗。携公主及其少子。与部下百餘騎從後門出。遂奔万俟醜奴。以寶寅為太傅。天光之
傳。則寶寅受傳。寶寅之傳。則寶寅自授。二者何去何從。醜奴狂僭。以天光之傳言。寶寅獲後始
稱偽號。以寶寅之傳言。則醜奴狂僭已久。東便授官。否則太傅之職。非至尊孰与除此耶。二者又
何去何從。且天光傳云。寶寅被禽。地靈州也。及細考本傳。寶寅曾至平涼。後仍歸雍州。即今
被禽。乃雍州。非靈州也。二者又何去何從。

靈州中鳳圖

魏書卷七十六

列傳第六十四

盧同

張烈

盧同字叔倫。范陽涿人。盧玄之族孫。父輔字顯元。本州別駕。同身長八尺。容貌魁偉。善於處世。太和中。起家北海王詳國常侍。稍遷司空祭酒。昌黎太守。尋為營州長史。仍帶郡入除河南尹。丞遷太尉。屬會豫州城民白。早生反。都督中山王英尚書邢巒等討之。詔同為軍司事。平除冀州。鎮東府長史。遭父憂解任。後除司空。諮議參軍。兼司馬。為營構東宮都將。延昌中。秦州民反。詔同兼通直常侍。持節慰諭之。多所降下。還轉尚書右丞。進號輔國將軍。以父諱不拜。改授龍驤。熙平初。轉左丞。加征虜將軍。時相州刺史奚康生

靈州中鳳圖

及一開 尾氏

徵民歲調皆七八十尺以邀奉公之譽部內患之同於歲祿官給長絹同乃舉按康生度外徵調書奏詔科康生之罪兼褻同在公之績肅宗世朝政稍衰人多竊冒軍功同閱吏部勲書因加檢覆覈得竊階者三百餘人同乃表言竊見吏部勲簿多皆改換乃校中兵奏按竝復乖舛臣聊爾揀練已得三百餘人明知隱而未露者動有千數愚謂罪雖恩免猶須刊定請遣一都令史與令僕省事各一人總集吏部中兵二局勲簿對勾奏按若名級相應者卽於黃素楷書大字具件階級數令本曹尚書以朱印印之明造兩通一關吏部一留兵局與奏按對掌進則防揩洗之僞退則無改易之理後前以來勲書上省唯列姓名不載本屬致令竊濫之徒輕爲苟且今請征職白民具列本州郡縣三長之所其實官正職者亦列名貫別錄歷階仰本軍印記其上然後印縫各上所司統

將都督竝皆印記然後列上行臺行臺關太尉太尉檢練精實乃始關刺省重究括然後奏申奏出之日黃素朱印關付吏部頃來非但偷階冒名改換勲簿而已或一階再取或易名受級凡如此者其人不少良由吏部無簿防塞失友何者吏部加階之後簿不注記緣此之故易生僥倖自今叙階之後名簿具注加補日月尚書印記然後付曹郎中別作抄自印記一如尚書郎中自掌遞代相付此制一行差止姦罔詔從之同又奏曰臣頃奏以黃素爲勲具注官名戶屬及吏部換勲之法事目三條已蒙旨許臣伏思黃素勲簿政可羸止姦僞然在軍虛詐猶未可盡請自今在軍閱簿之日行臺軍司監軍都督各明立文按處處記之斬首成一階已上卽令給券一紙之上當中大書起行臺統軍位號勲人甲乙斬三賊及被傷成階已上亦具書於券各畫一行當行豎裂其券前

後皆起年號日月破其處陳其官其勲印記爲驗一支付勲人一支付行臺記至京卽送門下別函守錄又自遷都以來戎車屢捷所以征勲轉多叙不可盡者良由歲久生姦積年長僞巧吏階緣偷增遂甚請自今爲始諸有勲簿已經奏賞者卽廣下遠近云某處勲判咸令知聞立格酬叙以三年爲斷其職人及出身限內悉令銓除實官及外號隨才加授庶使酬勤者速申立功者勸事不經久僥倖易息或遭窮難州無中正者不在此限又勲簿之法征還之日卽應申送頃來行臺督將至京始造或一年二歲方上勲書姦僞之原實自由此於今以後軍還之日便通勲簿不聽隔月詔復依行元又之廢靈太后也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熙敗以同爲持節兼黃門侍郎慰勞使乃就州刑熙還授平東將軍正黃門營明堂副將尋加撫軍將軍光祿大夫本州大中正同善

事在位爲又所親戮熙之日深窮黨與以希又旨論者非之又給同羽林二十人以自防衛同兄琇少多大言常云公侯可致至此始爲都水使者同啟求回身二階以加琇琇遂除安州刺史論者稱之營州城民就德興謀反除同度支尚書黃門如故持節使營州慰勞聽以便宜從事同頻遣使人皆爲賊害乃遣賊家口三十人并免家奴爲良齎書諭德興德興乃降安輯其民而還德興復反詔同以本將軍爲幽州刺史兼尚書行臺慰勞之同慮德興難信勒衆而往爲德興所擊大敗而還靈太后反政以同又黨除名孝昌三年除左將軍太中大夫兼左丞爲齊兗二州行臺節度大都督李叔仁關莊帝踐祚詔復本秩除都官尚書復兼七兵以同前慰勞德興之功封章武縣開國伯邑四百戶正除七兵尋轉殿中加征南將軍普泰初除侍中進號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同時

久病彊牽從務啟乞儀同初同之爲黃門也與前廢帝俱在門下同異其爲人素相欵託廢帝以恩舊許之除儀同三司餘官如故永熙初薨年五十六贈侍中都督冀滄瀛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開國伯如故賜帛四百匹謚曰孝穆三年復加贈尚書右僕射有四子

長子斐武定中文襄王大將軍府掾

斐弟筠青州治中

同兄靜太常丞

靜子景裕在儒林傳

張烈字徽仙清河東武城人也高祖賜名曰烈仍以本名爲字焉高祖怖爲慕容雋尚書右僕射曾祖恂散騎常侍隨慕容德南渡因居齊郡之臨淄烈少孤貧涉獵經史有氣槩時青州有崔徽伯

房徽叔與烈並有令譽時人號曰三徽高祖時入官代都歷侍御主文中散遷洛除尚書儀曹郎彭城王功曹史太子步兵校尉蕭寶卷將陳顯達治兵漢南謀將入寇時順陽太守王青石世官江南荆州刺史廣陽王嘉慮其有異表請代之高祖詔侍臣各舉所知互有申薦者高祖曰此郡今當必爭之地須得堪濟之才何容汎舉也太子步兵張烈每論軍國之事時有會人意處朕欲用之何如彭城王勰稱贊之遂勅除陵江將軍順陽太守烈到郡二日便爲寶卷將崔慧景攻圍七十餘日烈撫厲將士甚得軍人之和會車駕南討慧景遁走高祖親勞烈曰卿定可遂能不負所寄烈拜謝曰若不值鑿輿親駕臣將不免困於犬羊自是陛下不負臣非臣能負陛下高祖善其對世宗卽位追錄先勲封清河縣開國子邑二百戶尋以母老歸養積十餘年頻值凶儉烈爲粥以食

饑人蒙濟者甚衆鄉黨以此稱之肅宗初除龍驤將軍司徒右長史又轉征虜將軍司空長史先是元又父江陽王繼曾爲青州刺史及又當權烈託故義之懷遂相誣除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尋加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後靈太后反政以烈又黨出爲鎮東將軍青州刺史于時議者以烈家產畜殖僮客甚多慮其怨望不宜出爲本州改授安北將軍瀛州刺史爲政清靜吏民安之更滿還朝因辭老還鄉里兄弟同居怡怡然爲親類所慕元象元年卒於家時年七十七烈先爲家誠千餘言并自叙志行及所歷之官臨終勅子姪不聽求贈但勒家誠立碣而已其子質奉行焉

質博學多才藝解褐奉朝請員外郎龍驤將軍諫議大夫未襲爵與和中卒於家

質弟登州主簿

烈弟僧皓字山客歷涉羣書工於談說有名於當世熙平初徵爲諫議大夫正光五年以國子博士徵之孝昌二年徵爲散騎侍郎並不赴世號爲徵君焉好營產業孜孜不已藏鏹巨萬他資亦稱是兄弟自供儉約車馬瘦弊身服布裳而婢妾紈綺僧皓尤好蒲奕戲不擇人是以獲譏於世前廢帝時崔祖螭舉兵攻東陽城僧皓與同事敗死於獄籍沒家產出帝初訴復業

子軌州主簿

史臣曰盧同質器洪厚卷舒兼濟張烈早標名輩氣尚見知趨捨深沈俱至顯達雅道正路其殆病諸

魏書卷七十六 列傳第六十四終

西漢中興
氏國南

魏書卷七十七

西漢中興
氏國南

列傳第六十五

宋翻

辛雄

羊深

楊機

高崇

宋翻字飛鳥廣平列人人也吏部尚書并族弟少有操尚世人以

剛斷許之世宗初起家奉朝請本州治中廣平王郎中令尋拜河

陰令翻弟道璵先為冀州京兆王愉法曹行參軍愉反逼道璵為

官翻與弟世景俱囚廷尉道璵後棄愉歸罪京師猶坐身死翻世

景除名久之拜翻治書侍御史洛陽令中散大夫相州大中正猶

領治書又遷左將軍南兗州刺史時蕭衍遣將先據荆山規將寇竊屬壽春淪陷賊遂乘勢徑趨項城翻遣將成僧達潛軍討襲頻戰破之自是州境帖然孝莊時除司徒左長史撫軍將軍河南尹初翻爲河陰令順陽公主家奴爲劫攝而不送翻將兵圍主宅執主婿馮穆步驅向縣時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霑地縣舊有大柳時人號曰彌尾青及翻爲縣主吏請焚之翻曰且置南墻下以待豪家未幾有內監楊小駒詣縣請事辭色不遜命取尾青以鎮之旣免入訴於世宗世宗大怒敕河南尹推治其罪翻具自陳狀詔曰卿故違朝法豈不欲作威以買名翻對造者非臣買名者亦宜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施於百姓欲待兇暴之徒如小駒者耳於是威振京師及爲洛陽迄於爲尹畏憚權勢更相承接故當世之名大致減損永安三年卒於位贈侍中衛將軍相州刺史出帝初重

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謚曰貞烈

子思遠卒於司空從事中郎

翻弟毓字道和敦篤有志行平西將軍太中大夫

子世軌齊文襄王大將軍府祭酒

毓弟世景在良吏傳

世景弟叔集亦有學行征東裴衍之討葛榮也表爲員外散騎侍郎引同戎役及衍敗同時遇害

叔集弟道瓊少而斂雋世宗初以才學被召與祕書丞孫惠蔚典校羣書考正同異自太學博士轉京兆王愉法曹行參軍臨死作詩及挽歌詞寄之親朋以見怨痛道瓊又曾贈著作佐郎張始均詩其末章云子深懷璧憂余有當門病道瓊旣不免難始均亦遇世禍時咸怪之無子兄毓以第三子子叔繼

辛雄字世賓隴西狄道人父暢字幼達大將軍諮議叅軍汝南鄉郡二郡太守太和中本郡中正雄有孝性頗涉書史好刑名廉謹雅素不妄交友喜怒不形於色釋褐奉朝請父於郡遇患雄自免歸晨夜扶抱及父喪居憂殆不可識爲世所稱正始初除給事中十年不遷職乃以病免清河王懌爲司空辟戶曹參軍攝田曹事懌遷司徒仍隨授戶曹參軍並當煩劇諍訟填委雄用心平直加以開明政事經其斷割莫不悅服懌重之每謂人曰必也無訟乎辛雄其有焉由是名顯懌遷太尉又爲記室參軍神龜中除尚書駕部郎中轉三公郎其年沙汰郎官惟雄與羊深等八人見留餘悉罷遣更授李琰等先是御史中尉東平王元匡復欲與棺諫議尚書令任城王澄劾匡大不敬詔恕死爲民雄奏理匡曰竊惟白衣元匡歷奉三朝母蒙寵遇謇譁之性簡自帝心鷹鷂之志形於

在昔故高祖錫之以匡名陛下任之以彈糾至若茹皓昇輦匡斥宜下之言高肇當政匡陳擅權之表剛毅忠款羣臣莫及骨鯁之跡朝野共知當高肇之時匡造棺致諫主聖臣直卒以無咎假欲重造先帝已容之於前陛下亦宜寬之於後況其元列由緒與罪按不同也脫終貶黜不在朝廷恐杜忠臣之口塞諫者之心乖琴瑟之至和違鹽梅之相濟祈奚云叔向之賢可及十世而匡不免其身實可嗟惜未幾匡除龍驤將軍平州刺史右僕射元欽謂左僕射蕭寶夤曰至如辛郎中才用省中諸人莫出其右寶夤曰吾聞游僕射云得如雄者四五人共治省事足矣今日之賞何其晚哉初廷尉少卿袁翻以犯罪之人經恩競訴枉直難明遂奏曾滌風聞者不問曲直推爲獄成悉不斷理詔令門下尚書廷尉議之雄議曰春秋之義不幸而失寧僭不濫僭則失罪人濫乃害善人

今議者不忍罪姦吏使出入縱情令君子小人薰蕕不別豈所謂
賞善罰惡殷勤隱恤者也仰尋周公不減流言之愆俯惟釋之不
加驚馬之辟所以小大用情貴在得所失之千里差在毫釐雄以
執案牘數見疑訟職掌三千願言者六一曰御史所糾有注其逃
走者及其出訴或為公使本曹給過所有指如不推檢文案灼然
者雪之二曰御史赦前注獲見贓不辨行賕主名檢無賂以置直
之主宜應洗復三曰經拷不引傍無三證比以獄案既成因即除
削或有據令奏復者與奪不同未獲為通例又須定何如得為證
人若必須三人對見受財然後成證則於理太寬若傳聞即為證
則於理太急令請以行賕後三人俱見物及證狀顯著準以為驗
四曰赦前斷事或引律乖錯使除復失衷雖案成經赦宜追從律
五曰經赦除名之後或邀駕訴枉被旨重究或訴省稱寬為奏更

檢事付有司未被研判遂遇恩宥如此之徒謂不得異於常格依
前案為定若不合考究已復之流請不追奪六曰或受辭下檢反
覆使鞫獄證占分明理合清雪未及告按忽逢恩赦若從證占而
雪則違正格如除其名罪濫潔士以為罪須案成雪以占定若拷
未畢格及要證一人不集者不得為占定古人雖患察獄之不精

習李言曰辛雄祿養論仲尼陳五孝自天子至庶人無致仕之禮記二十子不從政九十年不從政鄭玄注云復除之說則止復庶民非公卿大夫士
之謂以為宜聽祿養不約其年肅宗納之魏自遷洛之後改過於厚而時議論亦多此類然無驗而連亡蓋可哀也無致仕之
之名甚盛又為祿養論稱仲尼陳五孝自天子至庶人無致仕之禮記二十子不從政九十年不從政鄭玄注云復除之說則止復庶民非公卿大夫士
文禮記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鄭玄注云復除之然則
止復庶民非公卿大夫士之謂以為宜聽祿養不約其年書奏肅
宗納之以母憂去任卒與右僕射元欽奏雄起復為郎俄兼司州
別駕加前軍將軍孝昌元年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城南叛蕭衍遣

今議者不忍罪姦吏使出入縱情令君子小人薰蕕不別豈所謂
賞善罰惡殷勤隱恤者也仰尋周公不滅流言之愆俯惟釋之不
加驚馬之辟所以小大用情貴在得所失之千里差在毫釐雄火
執案牘數見疑訟職掌三千願言者六一曰御史所糾有注其逃
走者及其出訴或爲公使本曹給過所有指如不推檢文案灼然
者雪之二曰御史赦前注獲見贓不辨行賕主名檢無賂以置直
之主宜應洗復三曰經拷不引傍無三證比以獄案旣成因卽除
削或有據令奏復者與奪不同未獲爲通例又須定何如得爲證
人若必須三人對見受財然後成證則於理太寬若傳聞卽爲證
則於理太急令請以行賕後三人俱見物及證狀顯著準以爲驗
四曰赦前斷事或引律乖錯使除復失衷雖案成經赦宜追從律
五曰經赦除名之後或邀駕訴枉被告重究或訴省稱寬爲奏更

檢事付有司未被研判遂遇恩宥如此之徒謂不得異於常格依
前案爲定若不合拷究已復之流請不追奪六曰或受辭下檢反
覆使鞫獄證占分明理合清雪未及告按忽逢恩赦若從證占而
雪則違正格如除其名罪濫潔士以爲罪須案成雪以占定若拷
未畢格及要證一人不集者不得爲占定古人雖患察獄之不精
未聞知寃而不理今之所陳實士師之深疑朝夕之急務願垂察
焉詔從雄議自後每有疑議雄與公卿駮難事多見從於是公能
之名甚盛又爲祿養論稱仲尼陳五孝自天子至庶人無致仕之
文禮記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鄭玄注云復除之然則
止復庶民非公卿大夫士之謂以爲宜聽祿養不約其年書奏肅
宗納之以母憂去任卒吳右僕射元欽奏雄起復爲郎俄兼司州
別駕加前軍將軍孝昌元年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城南叛蕭衍遣

蕭綜來據彭城時遣大都督安豐王延明督臨淮王或討之磐柙不進乃詔雄副太常少卿元暉爲使給齊庫刀持節乘驛催軍有違卽令斬決蕭宗謂雄曰誨朕家諸子標以親懿籌策機計仗卿取勝耳到軍勒令竝進徐州綜送降款冀州刺史侯剛啟爲長史蕭宗以雄長於世務惜不許之更除司空長史於時諸公皆慕其名欲屈爲佐莫能得也時諸方賊盛而南寇侵境山蠻作逆蕭宗欲親討以荊州爲先詔雄爲行臺左丞與前軍臨淮王或東趨葉城別將裴衍西通颶路衍稽留未進或師已次汝濱北溝求救或以處分道別不欲應之雄曰今裴衍未至王士衆已集蠻左唐突撓亂近畿梁汝之間民不安業若不時撲滅更爲深害王秉麾闔外唯利是從見可而進何必守道苟安社稷理可專裁所謂三率義而行不待命者也或恐後有得失之責要雄符下雄以駕柴執

伐蠻夷必懷震動乘彼離心無往不破遂符或軍令速起擊賊聞之果自走散在軍上疏曰凡人所以臨堅陳而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則求榮名二則貪重賞三則畏刑罰四則避禍難非此數事雖聖王不能勸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疎貴賤勇怯賢愚聞鍾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塲豈厭久生而樂早死也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將歷數年蠻左亂常稍已多載凡在戎役數十萬人三方師衆敗多勝少跡其所由不明賞罰故也陛下欲天下之早平愍征夫之勤悴乃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兵將之勳歷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致令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懼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進力者矣若重發明詔更量賞罰則軍威必張賊難可弭臣聞必不

得已去食就信以此推之信不可斯須廢也賞罰陛下之所易尚不能全而行之攻敵士之所難欲其必死寧可得也臣既庸弱忝當戎使職司所見輒敢上聞惟陛下審其可否會右丞闕肅宗詔僕射城陽王徽舉人徽遙舉雄仍除輔國將軍尚書右丞尋轉吏部郎中遷平東將軍光祿大夫郎中如故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於安民安民之本莫加於禮律禮律既設擇賢而行之天下雍熙無非任賢之功也故虞舜之盛穆穆標美文王受命濟濟以康高祖孝文皇帝天縱大聖開復典謨選三代之異禮採二漢之典法端拱而四方安刑措而兆民治世宗重光繼軌每念聿修官人有道萬里清謐陛下劬勞日昊躬親庶政求瘼恤民無時暫憇而黔首紛然兵車不息以臣愚見可得而言自神龜未來專以停年爲選士無善惡歲久先叙職無劇易各到授官執按之吏以差次日

月爲功能銓衡之人以簡用老舊爲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筭以共治之重託碩鼠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求肆心縱意禁制雖煩不勝其欲致令徭役不均發調違謬箕斂盈門囚執滿道二聖明詔寢而不遵畫一之法懸而不用自此夷夏之民相將爲亂豈有餘憾哉蓋由官授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當今天下黔黎久經寇賊父死兄亡子弟淪陷流離艱危十室而九白骨不收孤寡靡恤財殫力盡無以卒歲宜及此時早加慰撫益助陛下治天下者惟在守令最須簡置以康國道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遊僞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請上等郡縣爲第一清中等爲第二清下等爲第三清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竝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竟無銓革三載黜陟有稱者補在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歷郡縣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上下同心

枉屈可申疆暴自息刑政日平民俗奉化矣復何憂於不治何恤於逆徒也竊見今之守令清慎奉治則政平訟理有非其才則綱維荒穢伏願陛下整留天心校其利害則臣言可驗不待終朝昔杜畿寬惠河東無警蘇則分糧金城尅復略觀今古風俗遷訛罔不任賢以相化革朝任夕治功可立待若遵常習故不明選典欲以靜民便恐無日書奏會肅宗崩初蕭寶寅在雍州起逆城人侯衆德等討逐之多蒙爵賞武泰中詔雄兼尚書爲關西賞勳大使未行之間會介朱榮入洛及河陰之難人情未安雄潛竄不出莊帝欲以雄爲尚書門下奏曰辛雄不出存亡未分莊帝曰寧失亡而用之不可失存而不用也遂除度支尚書加安南將軍元顥入洛也北中郎將楊保從駕北出莊帝以保爲度支尚書及乘輿反洛復召雄上雄面辭曰臣不能死事俛眉從賊乃是朝廷罪人縱

陛下不賜誅罰而北來尚書勳高義重臣宜避賢路莊帝曰卿且還本司朕當別有處分遂解保尚書未幾詔雄以本官兼侍中兩西慰勞大使將發請事五條一言通懸租調宜悉不徵二言簡能非時徭役以紓民命三言課調之際使豐儉有殊令州郡量檢不得均一四言兵起歷年死亡者衆或父或子辛酸未歇見存者老請假板職悅生者之意慰死者之魂五言喪亂旣久禮儀罕習如有閨門和穆孝悌卓然者宜表其門閭仍啟曰臣聞王者愛民之道有六一曰利之二曰成之三曰生之四曰與之五曰樂之六曰喜之使民不失其時則成之也省刑罰則生之也薄賦斂則與之也無多徭役則樂之也吏靜不苛則喜之也伏惟陛下道邁前王功超往代敷春風而鼓俗旌至德以調民生之養之正當茲日悅近來遠亦是今時臣旣忝將命宣揚聖澤前件六事謂所宜行若

不除煩收疾惠孤恤寡便是徒乘官驛虛號王人往還有費於郵亭皇恩無逮於民俗謹率愚管敢以陳聞乞垂覽許莊帝從之因詔民年七十者授縣八十者授郡九十加四品將軍百歲從三品將軍三年遷鎮南將軍都官尚書行河南尹普泰時爲鎮軍將軍殿中尚書又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秦州大中正太昌中又除殿中尚書兼吏部尚書尋除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仍尚書永熙二年三月又兼吏部尚書於時近習專恣請託不已雄懼其讒慝不能確然守正論者頗譏之出帝南狩雄兼左僕射留守京師永熙末兼侍中帝入關右齊獻武王至洛於永寧寺集朝士責讓雄及尚書崔孝芬劉欽楊機等曰爲臣奉主扶危救亂若處不諫諍出不陪隨緩則耽寵急便竄避臣節安在諸人默然不能對雄對曰當王上信狎近臣雄等不與謀議及乘輿西邁若卽奔隨便恐

跡同佞黨留待大王便以不從蒙責雄等進退如此不能自委溝壑實爲慙負王復責曰卿等備位納言當以身報國不能盡忠依附諂佞未聞卿等諫諍一言使國家之事忽至於此罪欲何歸也乃誅之時年五十没其家口二子士瓌士貞逃入關中

雄從父兄纂字伯將學涉文史溫良雅正初爲兗州安東府主簿與祕書丞同郡李伯尚有舊伯尚與咸陽王禧同逆逃竄投纂事覺坐免官積十餘年除奉朝請稍轉太尉騎兵參軍每爲府主清河王暉所賞及欲定考懌曰辛騎兵有學有才宜爲上第轉越騎校尉尚書令李崇北伐蠕蠕引爲錄事參軍臨淮王或北征以纂隨崇有稱啟爲長史及廣陽王淵北伐又引爲長史尋拜諫議大夫雅爲或所稱歎屢在朝廷薦舉之蕭衍遣將曹義宗攻新野詔纂持節兼尚書左丞南道行臺率衆赴接至便破之義宗等以其

勁速不敢復進於時海內多虞京師更無繼援惟以二千餘兵捍禦疆場又詔爲荊州軍司除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纂善撫將士人多用命賊甚憚之會肅宗崩諱至咸以對敵欲祕凶問纂曰安危在人豈關是也遂發喪號哭三軍縞素還入州城申以盟約尋爲義宗所圍相率固守莊帝卽位除通直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兼尚書仍行臺後大都督費穆擊義宗擒之入城因舉酒屬纂曰微辛行臺之在斯吾亦無由建此功也入朝言於莊帝稱纂固節危城宜蒙爵賞以勸將來帝乃下詔慰勉之尋除持節平東將軍中郎將賜絹五十匹金裝刀一口永安二年元顥乘勝卒至城下余朱世隆狼狽退還城內空虛遂爲顥擒及莊帝還宮纂謝不守之罪帝曰於時朕亦北巡東軍不守豈卿之過還鎮虎牢俄轉中軍將軍榮陽太守民有姜洛生康乞得者舊是太守鄭仲明左右豪

猾偷竊境內爲患纂伺捕擒獲梟於郡市百姓忻然加鎮東將軍太昌中除左光祿大夫纂僑寓洛陽乃爲河南邑中正永熙三年除使持節河內太守齊獻武王赴洛兵集城下纂出城謁王曰纂受詔於此本有禦防大王忠貞王室扶獎顛危纂敢不匍匐王曰吾志去姦佞以康國道河內此言深得王臣之節因命前侍中司馬子如曰吾行途疲弊宜代吾執河內手也便入洛九月行西荊州事兼尚書南道行臺尋正刺史時蠻酋樊五能破析陽郡應宇文黑獺纂議欲出軍討之纂行臺郎中李廣諫曰析陽四面無民唯一城之地耳山路深險表裏羣蠻今若少遣軍則力不能制賊多遣則滅徹防衛根本虛弱脫不如意便大挫威名人情一去州城難保纂曰豈得縱賊不討令其爲患日深廣曰今日之事唯須萬全且慮在心腹何暇疥癬聞臺軍已破洪威計不久應至公但

約勒屬城使各修完壘壁善撫百姓以待救兵雖失析陽如棄雞肋纂曰卿言自是一途我意以爲不爾遂遣兵攻之不尅而敗諸將因亡不返城人又密招西賊黑獺遣都督獨孤如願率軍潛至突入州城遂至廳閣纂左右惟五六人短兵接戰爲賊所擒遂害之贈都督定殷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徒公定州刺史

子子炎武定中博陵太守

雄從祖曇護以謹厚見稱卒於并州州都

子熾武定中衛將軍右光祿大夫

雄族祖琛字僧貴父敬宗延興中代郡太守琛少孤曾過友人見其父母兄弟悉無恙垂涕久之釋褐奉朝請榮陽郡丞太守元麗性頗使酒琛每諫之麗後醉輒令閉閣曰勿使丞入也高祖南征

麗從與駕詔琛曰委卿郡事如太守也景明中爲伏波將軍濟州輔國府長史轉奉車都尉出爲揚州征南府長史刺史李崇多事產業琛每諍折崇不從遂相糾舉詔並不問後加龍驤將軍帶南梁太守崇因置酒謂琛曰長史後必爲刺史但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琛對曰若萬一叨忝得一方正長史朝夕聞過是所願也崇有慚色卒於官琛寬雅有度量涉獵經史喜愠不形於色當官奉法在有所稱

長子悠字元壽早有器業爲侍御史監揚州軍賊平錄勳書時崇猶爲刺史欲寄人名悠不許崇曰我昔值其父今復逢其子早卒悠弟俊字叔義有文才東益州征虜府外兵參軍府主魏子建爲山南行臺以爲郎中有軍國機斷還京於滎陽爲人劫害贈征虜將軍東秦州刺史

俊弟術武定末散騎常侍

術弟休字季令

休弟修字季緒俱有學尚亦早卒時人傷惜之

琛族子珍之少有氣力太尉鎧曹行參軍稍遷中堅將軍司徒錄事參軍廣州大中正丁憂去任尋起爲汝北太守永安中司空諮議參軍通直常侍永熙中襄城太守天平初洛州以南人情駭懼救爲大使持節慰諭廣洛二州三年除征東將軍行陽平郡事郡民路黑奴起進攻郡爲黑奴所執諸賊勸殺之黑奴曰成敗未可知何爲先殺太守也乃將珍之自隨待遇以禮右衛將軍郭瓊討平黑奴乃得免與和中爲衛將軍司徒司馬武定三年除驃騎將軍北海太守還爲儀同開府長史兼光祿少卿未幾詔珍之持節爲廣洛北荆揚雍襄六州慰勞大使北荆鎮城行廣州事招納有

稱齊文襄王遣書慰勉賜以衣帛尋敕行平州卒於官贈驃騎大

將軍洛州刺史謚曰恭

子懿武定末開府鎧曹參軍

羊深字文淵太山平陽人梁州刺史祉第二子也早有風尚學涉經史好文章兼長几案少與隴西李神儁同志相友自司空府記室參軍轉輕車將軍尚書騎兵郎尋轉駕部加右軍將軍于時沙汰郎官務精才實深以才堪見留在公明斷尚書僕射崔亮吏部尚書甄琛咸敬重之肅宗行釋奠之禮講孝經儕輩之中獨蒙引聽時論美之正光末北地人車余雀等帥羌胡反叛高平賊宿勤明達寇幽夏諸州北海王顥爲都督行臺討之以深爲持節通直散騎常侍行臺左丞軍司仍領郎中顥敗還京頃之遷尚書左丞加平東將軍光祿大夫蕭寶夤反攻圍華州王平薛鳳賢等聚衆

作逆敕深兼給事黃門侍郎與大行臺僕射長孫稚共會潼關規模進止事平以功賜爵新泰男靈太后嘗幸邙山集僧尼齋會公卿盡在座會事將終太后引見深欣然勞問之深謝曰臣蒙國厚恩世荷榮遇寇難未平是臣憂責而隆私忽被犬馬知婦太后顧謂左右曰羊深真忠臣也舉坐傾心孝昌末徐方多事以深爲東道慰勞使卽爲二徐行臺莊帝踐祚除安東將軍太府卿又爲二克行臺深處分軍國損益隨機亦有時譽初介朱榮殺害朝士深第七弟保爲太山太守性麤武遂率鄉人外託蕭衍深在彭城忽得保書招深同逆深慨然流涕斬保使人并書表聞莊帝乃下詔曰羊保作逆霧起瑕丘擁集不逞扇擾疆場傾宗之禍保乃自貽累世之節一朝毀汙羊深血誠奉國秉操罔貳聞弟猖獗自劾請罪此之丹款實戢于懷且叔向復位春秋稱美深之慷慨氣同古人

忠烈遠彰赤心已著可令還朝面受委敕乃歸京師除名久之除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元顥入洛以深兼黃門郎顥平免官後拜大鴻臚卿普泰初遷散騎常侍衛將軍右光祿大夫監起居注自天下多事東西二省官員委積前廢帝敕深與常侍盧道虔元晏元法壽選人補定自奉朝請以上各有沙汰尋兼侍中廢帝甚親待之是時膠序廢替各教陵遲深乃上疏曰臣聞崇禮建學列代之所修尊經重道百王所不易是以均塾洞啟昭明之頌載揚膠序大闢都穆之詠斯顯伏惟大魏乘乾統物欽若奉時模唐軌虞率由前訓重以高祖繼聖垂衣儒風載蔚得才之盛如彼薪楨固以追隆周而竝驅駕炎漢而獨邁宣皇下武式遵舊章用能揄揚盛烈聿修厥美自茲已降世極道消風猷稍遠澆薄方競退讓寂寥馳競靡節進必吏能升非學藝是使刀筆小用計日而期榮

專經天才甘心于陋巷然治之爲本所貴得賢苟值其人豈拘常檢三代兩漢異世間出或釋褐中林鬱登卿尹或投竿釣渚徑升公相事炳丹青義在往策彼哉往乎不可勝紀竊以今之所用弗修前矩至如當世通儒冠時盛德見徵不過四門登庸不越九品以此取士求之濟治譬猶却行以及前之燕而向楚積習之不可者其所由來漸矣昔魯興泮宮頌聲爰發鄭廢學校國風以譏將以納民軌物莫始於經禮菁莪育才義光於篇什自兵亂以來垂將十載干戈日陳俎豆斯闕四海荒涼民物凋弊名教頓虧風流殆盡世之陵夷可爲歎息陛下中興纂曆理運惟新方隅稍康實惟文德但禮賢崇讓之科公世未備還淳反樸之化起言斯繆夫先黃老而退六經史遷終其成蠹貴玄虛而賤儒術應氏所以亢言臣雖不敏敢忘前載且魏武在戎尚修學校宣尼確論造次必

儒臣愚以爲宜重修國學廣延胄子使函丈之教日聞釋奠之禮不闕并詔天下郡國興立儒教考課之程咸依舊典苟經明行修宜擢以不次抑斗筭喋喋之才進大雅汪汪之德博收鴻生以光顧問繫維奇異共精得失使區寰之內競務仁義之風荒散之餘漸知禮樂之用豈不美哉臣誠聞短敢慕前訓用稽古義上塵聽覽伏願陛下垂就日之監齊非烟之化儻以臣言可採乞特施行廢帝善之出帝初拜中書令頃之轉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永熙三年六月以深兼御史中尉東道軍司及出帝入關深與樊子鵠等同逆於兗州子鵠署深爲齊州刺史於太山博縣商王村結壘招引山齊之民天平二年正月大軍討破之於陳斬深子肅武定末儀同開府東閣祭酒

楊機字顯略天水冀人祖伏恩郡功曹赫連屈丐時將家奔洛陽

因以家焉。機少有志節，爲士流所稱。河南尹李平元暉並召署功曹，暉尤委以郡事。或謂暉曰：「弗躬弗親，庶人弗信，何得委事於機？」高臥而已。暉曰：「吾聞君子勞於求士，逸於任賢。故前代有坐嘯之人，主諾之守，吾旣委得其才，何爲不可？」由是聲名更著。解褐奉朝請於時，皇子國官多非其人，詔選清直之士。機見舉爲京兆王愉國中尉，愉甚敬憚之。遷給事中，伏波將軍廷尉評、延昌中行河陰縣事、機當官正色，不避權勢，明達政事，斷獄以情，甚有聲譽。平東將軍荊州刺史楊大眼啟爲其府長史。熙平中，爲涇州平西府長史，尋授河陰令，轉洛陽令。京輦伏其威風，希有干犯。凡訴訟者一經其前後，皆識其名，姓并記事。理世咸異之。遷鎮軍將軍、司州治中，轉別駕、荊州蠻叛，兼尚書左丞、南道行臺，討之還，除中散大夫。復爲別駕、州牧。高陽王雍事多委機，出除清河內史，轉左將軍、河

北太守，並有能名。建義初，拜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兼廷尉卿。又除安南將軍、司州別駕。未幾，行河南尹，轉廷尉卿。徙衛尉卿，出除安西將軍、華州刺史。永熙中，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尋除度支尚書。機方直之心，久而彌厲。奉公正已，爲時所稱。家貧，無馬，多乘小犢車。時論許其清白，與辛雄等並誅。年五十九。

子毗羅，解褐開府參軍事，卒於鎮遠將軍。

機兄順，字元信，梁郡太守。

順子僧靜，武定中太中大夫。

機兄子虬，少有公幹，頻爲司州記室戶曹從事，早卒。

高崇，字積善，渤海蓆人。四世祖撫，晉永嘉中與兄顧避難奔於高麗。父潛，顯祖初歸國，賜爵開陽男。居遼東，詔以沮渠牧犍女賜潛，爲妻，封武威公主。拜駙馬都尉，加寧遠將軍，卒。崇少聰敏，以端謹

見稱徵爲中散稍遷尚書三公郎家資富厚僮僕千餘而崇志尚
儉素車馬器服充事而已自修潔與物無競初崇舅氏坐事誅公
主痛本生絕胤遂以崇繼牧捷後改姓沮渠景明中啟復本姓襲
爵遷領軍長史伏波將軍洛陽令爲政清斷吏民畏其威風每有
發擿不避彊禦縣內肅然朝廷方有遷授會病卒年三十七贈漁
陽太守永安二年復贈征虜將軍滄州刺史謚曰成初崇謂友人
曰仲尼四科德行爲首人能立身約已不忘典訓斯亦足矣故吾

諸子闕

子謙之字道讓少事後母李有孝聞李亦有撫育過於已生人莫能
辨其兄弟所出同異論者兩重之及長屏絕人事專意經史天文
算曆圖緯之書多所該涉日誦數千言好文章留意老易襲爵釋
褐奉朝請加宣威將軍轉奉車都尉廷尉丞正光中尚書左丞元

孚慰勞蠕蠕反被拘留及蠕蠕大掠而還置孚歸國事下廷尉卿
及監以下謂孚無坐惟謙之以孚辱命坐以流罪尚書同卿執詔
可謙之奏孝昌初行河陰縣令先是有人囊盛瓦礫指作錢物詐
市人馬因逃去詔令追捕必得以聞謙之乃僞枷一囚立於馬市
宣言是前詐市馬賊今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議者有二人
相見欣然曰無復憂矣執送按問具伏盜馬徒黨悉獲并出前後
盜竊之處資貨甚多遠年失物之家各來得其本物具以狀奏尋
詔除寧遠將軍正河陰令在縣二年損益治體多爲故事弟道穆
爲御史在公亦有能名世美其父子兄弟並著當官之稱舊制二
縣令得面陳得失時佞幸之輩惡其有所發聞遂共奏罷謙之乃
上疏曰臣以無庸謬宰神邑實思奉法不撓稱是官方酬朝廷無
貲之恩盡人臣守器之節但豪家支屬戚里親媾縲繼所及舉目

多是皆有盜憎之色咸起怨上之心縣令輕弱何能克濟先帝昔發明詔得使面陳所懷臣亡父先臣崇之爲洛陽令常得入奏是非所以朝貴斂手無敢干政近日以來此制遂寢致使神宰威輕下情不達今二聖遠遵堯舜憲章高祖愚臣望策其駑蹇少立功名乞新舊典更明往制庶姦豪知禁頗自屏心詔曰此故深會朕意付外量聞謙之又上疏曰臣聞夏德中微少康成克復之主周道將廢宣王立中興之功則知國無常安世無恒弊唯明主所以變之有方化之有道耳自正光以來邊城屢擾命將出師相繼於路軍費戎資委輸不絕至如弓格賞募咸有出身掣刺斬首又蒙階級故四方壯士願征者多各各爲已公私兩利若使軍帥必得其人賞勲不失其實則何賊不平何征不捷也諸守帥或非其才多遣親者妄稱入募別倩他人引弓格虛受征官身不赴陳惟遣

奴客充數而已對寇臨敵曾不彎弓則是王爵虛加征夫多闕賊虜何可殄除忠貞何以勸誡也且近習侍臣戚屬朝士請託官曹擅作威福如有清貞奉法不爲回者咸共譖毀橫受罪罰在朝顧望誰肯申聞蔽上擁下虧風壞政使讒諂甘心忠讜息義況且頻年以來多有徵發民不堪命動致流離苟保妻子競逃王役不復顧其系并憚此刑書正由還有必困之理歸無自安之路若聽歸其本業徭役微甄則還者必衆墾田增闢數年之後大獲課民今不務以理還之但欲嚴符切勒恐數年之後走者更多安業無幾故有國有家者不患民不我歸唯患政之不立不恃敵不我攻唯恃吾不可侮此乃千載共遵百王一致且琴瑟不韻知音改弦更張駢駘未調善御執轡成組諺云迷而知反得道不遠此言雖小可以論大陛下

一日萬機事難周覽元凱結舌莫肯明言臣雖庸

短世受榮祿竊慕前賢匪躬之義不避斧鉞之誅以希一言之益
伏願少垂覽察略加推採使朝章重舉軍威更振海內起惟新之
歌天下見復禹之績則臣奏之後笑入下泉靈太后得其疏以責
左右近侍諸寵要者由是疾之乃啟太后云謙之有學藝宜在國
學以訓胄子詔從之除國子博士謙之與表翻常景鄜道元溫子
昇之徒咸申欵舊好於瞻恤言諾無虧居家僮隸對其兒不撻其
父母生三子便免其一世無髡黥奴婢常稱俱稟人體如何殘害
以父舅氏沮渠蒙遜曾據涼土國書漏闕謙之乃修涼書十卷行
於世涼國盛事佛道爲論貶之因稱佛是九流之一家當世名士
競以佛理來難謙之還以佛義對之竟不能屈以時所行曆多未
盡善乃更改元修撰爲一家之法雖未行於世議者歎其多能於
時朝議鑄錢以謙之爲鑄錢都將長史乃上表求鑄三銖錢曰蓋

錢貨之立本以通有無便交易故錢之輕重世代不同太公爲周
置九府圜法至景王時更鑄大錢秦兼海內錢重半兩漢興以秦
錢重改鑄榆莢錢至文帝五年復爲四銖孝武時悉復銷壞更鑄
三銖至元狩中變爲五銖又造赤仄之錢以一當五王莽攝政錢
有六等大錢重十二銖次九銖次七銖次五銖次三銖次一銖魏
文帝罷五銖錢至明帝復立孫權江左鑄大錢一當五百權赤烏
年復鑄大錢一當千輕重大小莫不隨時而變竊以食貨之要八
政爲首聚財之貴詒訓典文是以昔之帝王乘天地之饒御海內
之富莫不腐紅粟於太倉藏朽貫於泉府儲畜旣盈民無困弊可
以寧謐四極如身使臂者矣昔漢之孝武地廣財豐外事四戎遂
虛國用於是艸萊之臣出財助國興利之計納說廟堂市列權酒
之官邑有告緡之令鹽鐵旣興錢幣屢改少府遂豐上林饒積外

關百蠻內不增賦者皆計利之由也今羣妖未息四郊多壘徵稅既煩千金日費資儲漸耗財用將竭誠楊氏獻稅之秋桑兒言利之日夫以西京之盛錢猶屢改竝行大小子母相權況今寇難未除州郡淪敗民物凋零軍國用少別鑄小錢可以富益何損於政何妨於人也且政興不以錢大政衰不以錢小惟貴公私得所政化無虧既行之於古亦宜效之於今矣昔禹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救民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民之賣子者今百姓窮悴甚於曩日欽明之主豈得垂拱而觀之哉臣今此鑄以濟交乏五銖之錢任使並用行之無損國得其益穆公之言於斯驗矣臣雖術愧計然識非心筭暫充錢官頗覩其理苟有所益不得不言脫以爲疑求下公卿博議如謂爲允卽乞施行詔將從之事未就會卒初謙之弟道穆正光中爲御史糾相州刺史李世哲事大相挫辱其家恒以爲憾至是世哲弟神軌爲靈太后深所寵任直謙之家僮訴良神軌左右之入讒尚書判禁謙之於廷尉時將赦神軌乃啟靈太后發詔於獄賜死時年四十二朝士莫不哀之所著文章百餘篇別有集錄永安中贈征虜將軍營州刺史謚曰康又除一子出身以明冤屈謙之妻中山張氏明識婦人也教勸諸子從師受業常誡之曰自我爲汝家婦未見汝父一日不讀書汝等宜各修勤勿替先業

謙之長子子儒字孝禮元顥入洛其叔道穆從駕北巡子儒後踰河至行宮莊帝見之具訪洛中事意子儒備陳元顥敗在旦夕帝謂道穆曰卿初來日何故不與子儒俱行對曰臣家百口在洛湏其經營且欲其今日之來知京師後事帝曰子儒非直合卿本懷亦大慰朕意仍授祕書郎轉通直郎後除安東將軍光祿大夫司

徒中兵參軍兼祭酒襲爵與和初除兼殿中侍御史時四方多有流民子儒爲梁州北豫西兗三州檢戶使所獲甚多後以公事去官武定六年卒時年四十一

子儒弟緒字叔宗明悟好學謙之常謂人曰與吾門者當是此兒及長涉獵書傳好文詠司空行參軍轉長流參軍除鎮遠將軍冀州儀同府中兵參軍爲府主封隆之所賞隆之行梁州濟州引自隨恒令總攝數郡武定三年卒年三十二

緒弟孝貞武定中司徒士曹參軍

孝貞弟孝幹司空東閣祭酒

謙之弟恭之字道穆行字於世學涉經史非名流儁士不與交結幼孤事兄如父母每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貴於見知當使夕脫羊裘朝佩珠玉者若時不我知便須退迹江海自求其志御史中

尉元匡高選御史道穆奏記於匡曰道穆生自蓬簪長於陋巷頗獵羣書無純碩之德尚好章詠之彫揆之工雖欲廁影髦徒班名俊伍其可得哉然凝明獨斷之主雄才不世之君無藉朽株之資求人屠釣之下不牽閭投之誚取士商歌之中是以聞英風而慷慨望雲路而低徊者天下皆是也若得身隸繡衣名充直指雖謝周生騎上之敏實有茅氏就鑊之心匡大喜曰吾以知其人適欲召之遂引爲御史其所糾擿不避權豪臺中事物多爲匡所顧問道穆曾進說於匡曰古人有言罰一人當取千萬人懼豺狼當道不問狐狸明公荷國重寄宜使天下知法匡深然之正光中出使相州刺史李世哲卽尚書令崇之子貴盛一時多有非法逼買民宅廣興屋宇皆置鴟尾又於馬埒堠上爲木人執節道穆繩糾悉毀去之并發其贓貨具以表聞又介朱榮討蠕蠕道穆監其軍事

榮甚憚之還除奉朝請俄除太尉鎧曹參軍蕭寶寅西征以道穆
爲行臺郎中軍機之事多以委之大都督崔延伯敗後賊勢轉彊
屢請益兵朝廷不許寶寅謂道穆曰非卿一行兵無益理遂令乘
傳赴洛靈太后親問賊勢道穆具以狀對太后怒曰比來使人皆
言賊弱卿何獨云其彊也道穆曰前使不實者當是冀陛下恩顏
望霑爵賞臣既忝使人不敢虛妄願令近臣親檢足知虛實事訖
當反遇病不行後屬兄謙之被害情不自安遂託身於莊帝帝時
爲侍中特相欽重引居第中深相保護俄而帝以兄事見出道穆
懼禍乃攜家趣濟陰變易姓名往來於東平畢氏以避時難莊帝
卽位徵爲尚書三公郎中加寧朔將軍尋兼吏部郎中與薛曇尚
書使晉陽授介朱榮職賜爵龍城侯九月除太尉長史領中書舍
人遭母憂去職帝令中書舍人溫子昇就宅弔慰詔攝本任表辭

不許三年加前軍將軍及元顥逼虎牢城或勸帝赴關西者帝以
問道穆道穆對曰關中今日殘荒何由可往臣謂元顥兵衆不多
乘虛深入者由國家將帥征提不得其人耳陛下若親率宿衛高
募重賞背城一戰臣等竭其股肱之力破顥孤軍必不疑矣如恐
成敗難測非萬乘所履便宜車駕北渡循河東下徵大將軍天穆
合於滎陽向虎牢別徵介朱王軍令赴河內以犄角之旬月之間
何往不剋臣竊謂萬全之計不過於此帝曰高舍人語是其夜到
河內郡北未有城守可依帝命道穆秉燭作詔書數十紙布告遠
近於是四方知乘輿所在除中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安喜縣開
國公食邑千戶於時介朱榮欲回師待秋道穆謂榮曰元顥以蕞
爾輕兵奄據京洛使乘輿飄露人神恨憤主憂臣辱良在於今大
王擁百萬之衆輔天子而令諸侯自可分兵河睥縛筏造船處處

遣渡徑擒羣賊復主宮闕此桓夫之舉也且一日縱敵數世之患
今若還師令顯重完守具徵兵天下所謂養虺成蛇悔無及矣榮
深然之曰楊黃門侃已陳此計當更議決耳及莊帝反政因宴次
謂介朱榮曰前若不用高黃門計則社稷不安可為朕勸其酒令
醉榮對曰臣本北征蠕蠕高黃門與臣作監軍臨事能決實可任
用除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兼御史中尉尋即真仍兼黃門道

習季言曰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沉此高道穆魏末論濫錢也古今救錢弊之說甚多夫抵以錢代物以大改小以重易輕從古雖殊致益不異未有如後世以無銅為患者皆鑄不已至毀錢而為銅矣嗚呼此不可不深思也

義邢子明蘇淑宋世良等四十人於時用錢稍薄道穆表曰匹民
之業錢貨為本救弊改鑄王政所先自頃以私鑄薄濫官司糾繩
挂網非一在市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餘二百既
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罹罪者雖多姦鑄者彌眾今錢徒有

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
沈此乃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之愆彼復何罪昔漢文帝以五
分錢小故鑄四銖至武帝復改三銖為半兩此皆以大易小以重
代輕也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
止七十六文銅價至賤五十有餘其中人功食料錫炭鉛沙縱復
私營不能自潤直置無利自應息心況復嚴刑廣設也以臣測之
必當錢貨永通公私獲允後遂用楊侃計鑄永安五銖錢僕射介
朱世隆當朝權盛因內見衣冠失儀道穆便即彈糾帝姊壽陽公
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深以
為恨泣以訴帝帝謂公主曰高中尉清直之人彼所行者公事豈
可私恨責之也道穆後見帝帝曰一日家姊行路相犯極以為愧
道穆免冠謝曰臣蒙陛下恩守陛下法不敢獨於公主虧朝廷典

遣渡徑擒羣賊復主宮闕此桓夫之舉也且一日縱敵數世之患
今若還師令顯重完守具徵兵天下所謂養虺成蛇悔無及矣榮
深然之曰楊黃門佞已陳此計當更議決耳及莊帝反政因宴次
謂介朱榮曰前若不用高黃門計則社稷不安可爲朕勸其酒令
醉榮對曰臣本北征蠕蠕高黃門與臣作監軍臨事能決實可任
用除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兼御史中尉尋卽真仍兼黃門道
穆外秉直繩內參機密凡是益國利民之事必以奏聞諫諍極言
無所顧憚選用御史皆當世名輩李希宗李繪陽休之陽斐封君
義邢子明蘇淑宋世良等四十人於時用錢稍薄道穆表曰四民
之業錢貨爲本救弊改鑄王政所先自頃以私鑄薄濫官司糾繩
挂網非一在市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餘二百既
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罹罪者雖多姦鑄者彌衆今錢徒有

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
沈此乃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之愆彼復何罪昔漢文帝以五
分錢小故鑄四銖至武帝復改三銖爲半兩此皆以大易小以重
代輕也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
止七十六文銅價至賤五十有餘其中人功食料錫炭鉛沙縱復
私營不能自潤直置無利自應息心況復嚴刑廣設也以臣測之
必當錢貨永通公私獲允後遂用楊佺計鑄永安五銖錢僕射介
朱世隆當朝權盛因內見衣冠失儀道穆便卽彈紳帝姊壽陽公
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深以
爲恨泣以訴帝帝謂公主曰高中尉清直之人彼所行者公事豈
可私恨責之也道穆後見帝帝曰一日家姊行路相犯極以爲愧
道穆免冠謝曰臣蒙陛下恩守陛下法不敢獨於公主虧朝廷典

章以此負陛下帝曰朕以愧卿卿反謝朕尋敕監儀注又詔曰祕
書圖籍所在內典字關書又加繕寫緝素委積益有年載出內繁蕪
多致零落可令御史中尉兼給事黃門侍郎道穆惣集帳目并牒
儒學之士編比次第道穆又上疏曰臣聞舜命臯陶姦宄是託禹
泣辜人堯心爲念所以舉直錯枉事切曩賢明德慎罰議存先典
高祖太和之初置廷尉司直論刑辟是非雖事非古始交濟時要
所謂禮樂互興不相訟襲者矣臣以無庸忝當今任所思報效未
忘寢興但識謝知今業慙稽古未能進一言以利國說一策以興
邦索米長安豈不知愧至於職司其憂猶望僂俛竊見御史出使
悉受風聞雖時獲罪人亦不無枉濫何者得堯之罰不能不怨守
令爲政容有愛憎姦猾之徒恒思報惡多有妄造無名共相誣謗
御史一經檢究恥於不成杖木之下以虛爲實無罪不能自雪者

豈可勝道哉臣雖愚短守不假器繡衣所指冀以清肅若仍踵前
失或傷善人則尸祿之責無所逃罪所以夙夜爲憂思有悛革如
臣鄙見請依太和故事還置司直十人名隸廷尉秩以五品選歷
官有稱心平性正者爲之御史若出糾劾卽移廷尉令知人數廷
尉遣司直與御史俱還中尉彈聞廷尉科按一如舊式庶使獄成
覆問事訖與御史俱還中尉彈聞廷尉科按一如舊式庶使獄成
罪定無復稽寬爲惡取敗不得稱枉若御史司直糾劾失實悉依
所斷獄罪之聽以所檢迭相糾發如二使阿曲有不盡理聽罪家
詣門下通訴別加按檢如此則肺石之傍怨訟可息叢棘之下受
罪吞聲者矣詔從之復置司直及朱榮之死也帝召道穆付赦
書令宣於外因謂之曰自今日後當得精選御史矣先是榮等常
欲以其親黨爲御史故有此詔及朱世隆等率其部類戰於大

夏門北道穆受詔督戰又贊成太府卿李苗斷橋之計世隆等於
是北遁加衛將軍假車騎將軍大都督兼尚書右僕射南道大行
臺又除車騎將軍餘官如故時雖外託征蠻而帝恐北軍不利欲
爲南巡之計未發會尔朱兆入洛道穆慮禍及已託病去官世隆
以道穆忠於前朝遂害之時年四十二太昌中贈使持節都督雍
秦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

子士鏡襲爵爲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擁入關

道穆弟謹之繼沮渠氏後卒於滄州平東府主簿年三十五贈通
直郎無子

謹之弟慎之字道密好學有諸兄風年二十三卒無子以兄謙之
第二子緒繼焉

史臣曰宋綏剛鯁自立猛而斷務辛雄以吏能歷職任智效官羊

深以才幹從事聲迹可紀楊機清斷在公高崇明濟爲用謙之兄
弟咸政事之敏飾學有聞列于朝廷豈徒然也深失之晚節至于
顛覆惜乎

魏書卷七十七

列傳第六十五終

馬

